会 饮 篇

提 要

学者们普遍认为《会饮篇》是柏拉图最伟大的两篇对话之一,要么比《国家篇》更伟大 要么稍次于《国家篇》。在所有对话中 这篇对话讲述的故事最为生动,描述的苏格拉底形象最为细致和最具吸引力。对话中也最为崇高地表达了柏拉图的内心信念,不可见的事物是永久的,最重要的。

对话需要介绍和解释的地方不多,读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它不是一个要读者追随的论证,而是一系列私人聚会中的发言。这些发言有相同的主题,但相互之间并不连在一起。它们共同的主题就是爱,从低到高各种等级的爱。当然,苏格拉底的发言是一个高潮,紧随宴饮的主人、诗人阿伽松的发言。他的话使人联想起四百年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中对爱的无与伦比的赞美。

阿伽松谈论的是凡人的爱,而苏格拉底的发言从凡人之爱转到神的爱,很接近使徒约翰的说法(只要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与我们同在)。苏格拉底说,我们起先爱的是可见的肉身之美,然后爱的是不可见之美,即美的灵魂。由此我们继续爱美的思想和观念,在这种真爱的影响下,我们不断地升华。这样,我们在美的海洋中越来越接近美本身,最后察觉到那不存在于任何具体事物,但却又是绝对、简洁、永恒的美本身。通过这种观照,我们也就成为神的

朋友。在爱的引导下,我们抵达这个顶峰。

从这个高度,柏拉图又带着我们迅速地沿着阿尔基比亚德的 道路下降,而阿尔基比亚德本人没有攀升,他在参加宴饮时声称已 经喝醉了。然而,他对苏格拉底的赞扬无人能比。他说,只有苏格 拉底使他对自己贫乏、微不足道的生活感到可耻,也对自己有时候 感到难以忍受生活而感到羞耻。他的结论是,在伟大和善良方面, 苏格拉底是在场的所有人中最杰出的。而读者们可以看到,苏格 拉底听到这样的话报之以温和的微笑,似乎也被他逗乐了。

正 文

阿波罗多洛·① 噢,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那倒不费什么事 前不久我还有机会强化我的记忆。就在前天 我从我在法勒伦② 的家去城里,有位朋友远远地从后面看见我,就扯着嗓门大喊起来 喂 阿波罗多洛 等我一下!

于是我停了下来 筹着他。

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 找你算是找对了 我要问的是在阿伽松家里举行的那场宴饮 ③ 苏格拉底 阿尔基比亚德 还有其他一些人 都参加了那里的晚宴。他们谈论的全都是爱情 你知道他们的发言吗?我听说了一些内容,是一个与福尼克斯谈过话的人告诉我的 但他说得很简单 还说要想知道详情最好来找你。所以 阿

阿波罗多洛(Apollodorus)在文中是整篇对话的转述者,但对话发生时,他本人并不在场。他是从阿里司托得姆那里听来的。

法勒伦(Phalerum)位于雅典西南 离城约三公里。

为了庆祝一些事情,希腊人举行的私人性质的聚会,宴饮前有一些祭神仪式。仪式过后饮酒作乐,常有艺妓助兴。但对话中的这次宴饮以哲学讨论代替通常的娱乐节目。

波罗多洛 请你把整个故事告诉我 说一说你敬爱的苏格拉底 你知道我们总是相信你。不过 在开始讲以前 请你告诉我 你当时在场吗?

我说 好吧 无论是谁告诉你的 我相信他不清楚这场谈话 否则你怎么会认为这场宴饮是最近才发生的,连我都能参加!

他说 这是我的模糊印象。

我诧异地说 我亲爱的格老孔 这怎么可能呢 称忘了阿伽松离开雅典有多久了吗?你难道不知道我和苏格拉底打交道只有两三年光景?这几年我追随他的一言一行,把这当成了我的正事。你知道 在那以前我曾经到处出风头 当我已经变得十分邪恶 举例来说 就像你一样邪恶的时候 我还坚信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充实的有意义的生活 我知道 哲学是你会为之花时间的最后一件事。

格老孔说 你别取笑我了 告诉我 这场宴饮是什么时候举行的?

我告诉他 我们当时都还小 那时候阿伽松的第一部悲剧得了 奖,第二天他和他的歌队举行谢神的庆典。

他承认说,那一定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是谁告诉你的, 是苏格拉底自己吗?

我说 不 不是他 我和福尼克斯一样 都是从居达塞奈乌姆的阿里司托得姆那里听来的 他是个小矮个 喜欢赤脚走路。他参加了那场会饮,我想他是苏格拉底当时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事实上 我后来就一两个细节问过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回答进一步证实了阿里司托得姆的话。

格老孔说 很好 请你务必在我们进城之前把这场谈话全告诉 我 这是消磨时间的最好办法。

好吧 我全告诉你 边走边讲。我说过 我对那场谈话记得一点儿也不差 要是你想听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事情能比谈论和聆听哲学更加愉快,更不用说从中受益了。而那些日常谈话,比如你们这些人谈生意和金钱,令我感到兴味索然。当我的朋友们在做那些绝对没有价值的事情,而且还以为自己非常忙碌的时候 我真为他们感到遗憾。当然 我也知道你对我的看法。你把我看成一个可怜虫和倒霉鬼。如果你是对的,那么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但我并不认为你不幸,我认为你非常幸运!

朋友 你又来了 阿波罗多洛 你老是喜欢咒骂自己 也咒骂 其他所有人 既看你有一种过分的想法 认为世上所有人 除了苏 格拉底 全都处在极度不幸之中——从你开始。这也许就是人们 把你当作疯子看待的原因,你老是怨恨自己,也怨恨其他所有人, 当然了 苏格拉底除外。

阿波罗多洛对,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个疯子!我要是全疯了 就不会白日做梦 对我自己或者朋友进行思考了。

朋友噢,算了吧,阿波罗多洛!我们不需要为此争吵。老天 爷在上 别漫无边际地瞎扯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把那些关于爱的 谈话告诉我。

阿波罗多洛 好吧 这些谈话是这样的。不过 我也许还是从头开始的好,就用阿里司托得姆的原话。

阿里司托得姆对我说 我在路上碰上了苏格拉底 那天他刚洗 过澡 穿得整整齐齐 脚上还穿了一双漂亮的鞋 这在他不是常有 的事,这你知道,他平时老是光着脚走路。于是我问他要去哪里, 打扮得那么漂亮。

他说,去阿伽松家吃晚饭。昨天他举行公开的庆典,他请了 我 我没去 怕的是人太多 但我答应他今天晚上去。我穿得这样 整齐 因为我不想让这样一位好客的主人丢脸。他继续说道 你怎 么样 尽管没请你 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回答说 遵命。

他说 那好极了 跟我一道走 这正应了一句谚语",逢到好人举行的宴会,好人会不请自来"。其实荷马本人早就用过这句话,但却把它糟蹋了。他把阿伽门农说得非常勇猛善战,而把墨涅拉俄斯说成是一个胆小如鼠的操戈者,阿伽门农在献祭后举行盛宴,墨涅拉俄斯没有被邀请也来了 这样看来 岂不是劣者赴优者之宴。

我说,我想荷马描述的情景倒挺适合我,一个无知者没有受到 邀请,就去赴一位文人举行的宴会。所以你最好在路上就想好措 辞,因为你别想我会为此而道歉,我会说是你要我去的。

他说,要说道歉,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强。不管怎么说,这事 儿就这么定了吧。

阿里司托得姆继续说道,说了这些话,我们就动身往前走。可是在路上苏格拉底想起了什么事,一个人落在后面凝神默想。我要等他,他叫我先走。所以,我比他先到阿伽松的家,看到那里门户大开。接下去的事情就很好笑了,因为马上就有一个仆人出来把我迎了进去 并大声通报 此时客人们已经入坐 晚宴就要开始了。

阿伽松一看到我就喊,哈哈,阿里司托得姆,你来的正巧!晚 宴刚要开始,如果你要来谈别的事,那么你得等着,绝对如此!昨 天我想邀请你,但就是找不到你。苏格拉底呢?你没带他来吗?

我回过头去看,因为我估计苏格拉底也快到了,但却不见苏格拉底的踪影。于是,我只好向阿伽松解释我们是一起来的,是他邀请我来的。

阿伽松说 来得好 但是这个家伙是怎么回事?

他刚才还在我后面走,但现在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听了这话,阿伽松吩咐一个仆人,去,看你能不能找到苏格拉底,把他带回来。亲爱的阿里司托得姆,我能请你坐在厄律克西马库旁边吗?

阿里司托得姆继续说 就这样 我去净了手 坐了下来。这个时

候,那仆人回来报信,说我们的朋友苏格拉底站在邻居家的门廊下。

仆人说 他就在那里站着 我请他来 他不肯。

阿伽松说 真奇怪 再去请他 一定要把他拉来。

这时候我插话了。我说,要是我就不这样做,让他去。这是他的习惯,经常一个人走着走着就站下了,不管在哪里。我想他过一会儿就会来的,现在不必去打扰他。

阿伽松说,那么好吧,就依了你。他转过去对仆人们说,你们都听着 我们不等了 把食物都摆上来 爱怎么摆就怎么摆 完全由你们决定。我知道这是个新点子,但你们只要这样想,我们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现在开始,看你们能弄成什么样。

宴席开始了,但苏格拉底还没有露面,阿伽松还想派人去找他,都被我拦阻了。最后,苏格拉底终于露面,这时候我们的晚餐还没过半,这对苏格拉底来说倒不错,他来得还不算太晚。

阿伽松独自坐在长桌的那端。看到苏格拉底进来,他就叫道,到这边来,苏格拉底,坐在我边上,好让我分享你在隔壁门廊下的 发现。你肯定掌握了这个伟大思想,否则你会仍旧站在那里。

苏格拉底在他边上入坐以后回答说,我真希望智慧是某种能够坐在一起分享的东西,好比说,它像能够流动的水,通过一根毛线,从一个装满水的杯子流入一个空杯。如果智慧就是这样流动的,那么我就要为能坐在你身边而庆幸了,因为你的各种智慧很快就会流到我身上来。我的理智太虚幻,就像梦一样,而你阿伽松的智慧却是光辉灿烂的——从幼年起 它就光彩夺目 我们怎能忘了就在前天,三万希腊同胞已经见证了你的智慧。

阿伽松说,苏格拉底,我知道你在笑话我。我等一下再和你讨 论智慧问题,让酒神作裁判。现在你最好还是吃些东西吧。

于是苏格拉底收住话头,和其他客人一道享用晚餐,在举行了 奠酒仪式和唱了其他寻常的颂神歌以后,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到 饮酒上来。阿里司托得姆记得,下面的谈话好像是鲍萨尼亚开的 头。

鲍萨尼亚说,在座各位先生,今天晚上我们怎么个喝法?我自己还没拿定主意,因为我昨天晚上的酒都还没有醒,我想你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上的是同一条船。不管怎么说,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认为我们还要继续喝吗?

阿里斯托芬说,鲍萨尼亚,这是你提出来的最聪明的问题。我 可不想让饮酒成为一种负担,因为我昨天晚上也是烂醉如泥。

厄律克西马库插话说,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还有个问题。阿伽松会怎么想?他是不是已经清醒,又想喝酒了?

阿伽松说 我不行了 别把我算在内。

厄律克西马库说,那么我们这些人很幸运,我、阿里司托得姆、斐德罗,我还能提到一两位。我们可无法跟你们这些酒量大的人比。对苏格拉底我无话可说,我们知道他在任何场合下,醉不醉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先生们,既然现在没人急于想喝酒,那么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醉酒的真正性质。我个人的医学经验告诉我,过量饮酒对人体是有害的。因此我不愿意喝过头,也希望我的朋友不要过量,尤其是那些还没从昨天晚上的狂饮醒过来的人。

这个时候斐德罗插话了。他说,厄律克西马库,我总是按你的 吩咐去做,尤其是当你以医生的身份要求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想 其他人也都应该得到这样的建议。

此时大家都一致同意,今天晚上不喝酒了,如果有人要喝点酒 提神,那就随意。

厄律克西马库说,这样好极了,既然大家都同意不喝,除非认为喝酒对我们有益时再喝,那我要提议把那刚进来的吹笛女也打发出去,让她去吹给自己听,或者要是她愿意的话吹给里面的妇女

听,而我们可以用讨论问题来作为今晚的消遣。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可行,那么我就把讨论的题目说出来。

大家都同意了他的建议 要他说出题目。于是他说 我想用欧里庇得斯的一句台词作开场白,如美拉尼珀所说,"这话不是我的'①恰当地说 我要说的属于在座的斐德罗 他不断地到我这里来向我抱怨。他问我,为什么所有颂神诗和赞美歌都献给其他神灵 但就是没有一个诗人愿意创作一首歌赞美如此古老如此强大的爱神 这岂不是太离奇了吗?

举例来说,像普罗狄科这样一些杰出的博学之士用他们的散文来赞美赫拉克勒斯以及其他神灵。这还不足为奇,但是你知道,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 作者列举了普通食盐的用法 用一些过分的字眼去赞美它 不仅赞美盐 还赞美其他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厄律克西马库 我说这种事情是不是太离奇了 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人写下鸿篇巨制 爱神却看不到有人大胆地对她进行赞颂 而爱神是应当得到赞颂的。简言之,一位神灵竟然被忽略到如此地步,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先生们 这就是斐德罗的抱怨 我认为他说得很对。还有 我不仅愿意按他的要求自己掏钱向爱神捐献,而且还要建议今天在座的各位趁这个好时光来礼赞爱神。先生们,如果这个建议得到你们的批准 我大胆地说 我们一定会在讨论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想最好的办法是从左到右轮流,每个人都尽力赞美爱神。我想斐德罗应该打头 因为他不仅坐在第一位 而且这个讨论题目实际上是他提出来的。

苏格拉底说,厄律克西马库,我想大家都会一致同意你的动

① 欧里庇得斯:《美拉尼珀》残篇第 488 行。美拉尼珀(Melanippe)是剧中人物。

议。我个人决不会持异议 我要宣布 爱情是我在这世上懂得的一件事情,阿伽松和鲍萨尼亚不会反对。阿里斯托芬更不会 他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狄奥尼修斯和阿佛洛狄忒,今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的任何一位朋友都不会反对。当然了,你的顺序对坐在最后的人不利 但若前面的人能做出漂亮文章来 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抱怨。所以 让斐德罗开始赞美爱神吧 祝他好运!

这时候所有人都表示同意,要斐德罗开始。但在我继续往下说之前我必须说清楚,阿里司托得姆并不想逐字逐句地重述当时各种各样的发言,我也不可能把从他那里听来的发言一字不漏地再说一遍。所以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判断,复述那些发言的重要部分,特别是那些值得记住的重要思想。

我说了,第一个发言的是斐德罗。他一开始就提出这样一些 论证 爱是一位伟大的神 对诸神和人类都同样神奇 要证明这一 点有很多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出生。

他说 对这位神的崇拜是最古老的 因为爱神没有父母 任何散文或诗歌都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 而赫西奥德告诉我们 首先出现的是卡俄斯 然后'从卡俄斯产生宽胸脯的大地 她是所有一切事物永远牢靠的根基,然后是爱……'② 阿库西劳③ 同意赫西奥德的看法 因为他说在混沌之后 大地和爱一起出现了 巴门尼德④ 则把这个创造性原则写了下来。"爱塑造了诸神中最早的那一位。"

这样 我们看到爱的古老是普世公认的 而且是人类一切最高

- ① 卡俄斯 Chaos 是音译 意思是"混沌"。
- ② 赫西奥德:《神谱》第116行。
- ③ 阿库西 Acusilaus) 是希腊作家,据说曾将赫西奥德的诗译成散文。
- ④ 巴门尼德《残篇》第 132 条。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五世纪爱利亚学派哲学家。

幸福的源泉。就我个人来说,我说不出有什么幸福能比得上做一个温柔的有爱情的人,或者对有爱情的人来说,做被他所爱的青年。一个人要想过上一种良好的生活,出身、地位、财富都靠不住,只有爱情像一座灯塔,指明人生的航程。我该怎样描述爱呢?爱就是对邪恶的轻视,爱就是对善的尽力仿效,假如没有爱,无论是城邦还是公民,都不可能从事任何伟大或高尚的工作。我敢说,如果一个人有了爱情,那么当他做了丢人的事,或者受旁人凌辱,在这个时候他会感到羞耻,但若是被父亲、朋友或其他人看见,那么他会感到比较容易忍受。对被爱的人来说也一样,如果他丢人的事被爱他的人发现,那么他会羞得无地自容。

再说,一个城邦或一支军队如果不是全部由相爱的人组成,它 又如何能有一种很好的统治,使人人相互仿效,弃恶从善呢?这样 的人会并肩作战,我甚至要说,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能征服全世界。 因为在这样的军队里,有爱情的人要是想扔下武器,逃离战场,都 会害怕被他的情人看到,他宁可马上死一千回,也不愿在情人面前 丢丑。有爱情的人也不会眼见自己的情人陷入危险而不去营救, 纵然是胆小鬼也会在爱情的激励下变成一名勇士。荷马写道,有 些神把'力量'吹入英雄的胸中 我们可以说 这就是爱神的力量 在影响有爱情的人的心。

还有,只有爱能使人为了挽救他人的性命而牺牲自己,不但是 男人,而且女人也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希腊人要想做见证,那 么没有比阿尔刻提斯② 更好的见证了,当时只有她愿意替丈夫去

荷马:《伊利亚特》第 10卷 第 482 行 第 15卷 第 262 行。

阿尔刻提斯(Alcestis)是弗赖国王阿德墨托斯之妻,珀利阿斯之女。 因丈夫患不治之症,阿波罗请命运女神准许可以由别人替死,她于是自愿代 替丈夫去死,但被赫拉克勒斯从死神处救出。 死。他虽有父母,但父母对他的亲情与阿尔刻提斯的爱情相比大为逊色。他们对儿子的态度就好像不是己出,徒有父母之空名。但是阿尔刻提斯做出了伟大的牺牲 不仅凡人这样看 而且诸神也这样看,这种伟大得到了回报——在众多行为高尚的人中间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得到这样的恩惠——她死以后,她的灵魂从冥府回到阳间。

由此可见,上苍也尊敬由于爱情所引起的热忱和勇气。不过, 诸神把奥菲斯① 打发回阳间时只把他妻子的魂影给他看。冥神 不愿让他把欧律狄刻带走,因为他本是一名吟游诗人,是个半心半 意的爱人,缺乏阿尔刻提斯那样替爱人去死的勇气,所以他选了另 一种方法,活着下到冥府。由于这个原因,诸神责罚他,让他最后 死在一帮妇女手中,这种惩罚非常公正。②

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的命运是多么不同啊!他死以后,诸神给了他前往福岛③的荣耀,因为当时阿喀琉斯之母告诉他,如果他杀了赫克托耳,他就会死,如果他宽恕了赫克托耳,他可以平安回家,长命到老,而他在听了这些话以后还是勇敢地做出了选择,去抢救他心爱的帕特洛克罗,在帕特洛克罗死后又为他报仇。阿喀琉斯死了,不仅为他的朋友而死,而且紧接着他的朋友去死。④正因为他如此珍视他的爱人,因此诸神才给了他这种荣耀。

我可以说埃斯库罗斯把他们俩的关系搞颠倒了,因为他说阿

奥菲斯(Orpheus)的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他追到阴间,冥神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路上不得回顾。当他快要返回阳间时,想回头看看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欧律狄刻的灵魂又回到冥府。

传说中的奥菲斯死于酒神狂女之手。

在希腊神话中亡灵受审后,好人的灵魂被送往福岛居住。

阿喀琉斯(Achilles)、赫克托耳 Hector)、帕特洛克罗(Patroclus 均为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喀琉斯把帕特洛克罗叫作亲爱的,而我们知道阿喀琉斯比帕特洛克罗要俊美得多比其他任何一位英雄都要俊美而且按荷马的说法,他还没怎么留胡子,比帕特洛克罗要年轻得多。① 我要指出,诸神在任何情况下都尤其敬重被爱情激发出来的勇敢。一旦被爱者对爱他的人表现得如此忠心,诸神就会更加惊愕、兴奋和仁慈,因为一般说来,在爱情的激励下爱者总是比被爱者更加接近诸神。所以我要说,这就是诸神赐给阿喀琉斯的荣耀比赐给阿尔刻提斯的荣耀更加大,把阿喀琉斯的亡灵送往福岛的原因。

先生们 总之 我的论点就是 爱是最古老的神 是诸神中最光荣的神 是人类一切善行和幸福的赐予者 无论对活人还是对亡灵都一样。

由阿里司托得姆复述的斐德罗的发言大致如此。斐德罗讲完之后还有人讲过一些话 但是阿里司托得姆已经记不清了 所以他干脆把这些话抛开 直接复述鲍萨尼亚的发言 他是这样讲的:

我亲爱的斐德罗,我们的安排如果只意味着对爱神进行礼赞,那么这个安排并不高明。如果只有一种爱 那么还说得过去 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在开始赞美爱之前就要指出我们赞美的爱是哪一种。所以 我要纠正这个缺点 首先定义我们要加以荣耀的爱 然后用高尚的言辞赞美他的神性 我希望能这样做。

先生们 你们现在全都同意 没有爱 就不会有阿佛洛狄忒这样的爱情女神。如果只有一位女神叫这个名字,那么我们也可以假定只有一种爱。然而 事实上有两位这样的女神 因此爱也一定

希腊社会盛行男子同性恋,成年男子爱恋美少年,属于主动者,被爱的少年则是被动者。埃斯库罗斯说阿喀琉斯把帕特洛克罗称作亲爱的,因此 斐德罗说他弄错了。 有两种。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叫这个名字的女神有两位——年长的那一位不是从母亲的子宫里产出来的,而来自苍天本身,我们称之为天上的阿佛洛狄忒;年轻的那一位是宙斯和狄俄涅①生的,我们称之为地下的阿佛洛狄忒。由此可见,爱在这两位女神的陪伴下才起作用,因此爱也应当分为天上的爱和地下的爱。先生们,我现在还说不出哪一位女神应当受到我们的礼赞,当务之急是确定她们各自的特点。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行为就其本身来说并无好坏之分。比如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无所谓好坏,喝酒、唱歌、说话本身也不包含任何德性,因为每种行为的结果取决于它是如何实施的。行为的方式正确 做得好 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好的 但若做得不好 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坏的。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爱,因为值得敬重的或高尚的并不是爱这个行为本身,而只有在爱神的推动下,我们高尚地去爱,这个时候爱才是值得敬重的或者是高尚的。

好吧,先生们,属地的阿佛洛狄忒的爱确实是一种非常世俗的爱,这种爱起作用的方式是随意的。这种爱统治着下等人的情欲。首先这些人既受女人的吸引 也受男童的吸引 其次 不管他们爱的是什么人,他们关注的是肉体而非灵魂;最后,他们向那些最愚蠢的人求爱,因为他们追求肉体享爱,根本不在乎这种享受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因此,这些人只要能找到作乐的对象,都会与之苟合,不管好坏。这就是年纪较轻的那位阿佛洛狄忒的爱,男人和女人都分有这种性质。

但是属天的爱源于一位其出身与女性无关的女神,她的性质 也完全是男性的,在两位阿佛洛狄忒中间,这位女神较为年长,没 有沾染任何荒淫和放荡。她的爱激励人们把爱情放到男性身上, 在这种爱的激励下,人们会更喜欢强壮和聪明的人。我们总能看到,完全受这位比较年长的爱神支配的人一般说来要到长第一撮胡子时才会引人注目,甚至在那些爱男童的人中间,理智尚未成熟的少年不会引起他们的爱慕。在我看来,爱上这般年纪的人实际上准备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花在他身上,要与他共度一生;他也不会利用那少年的年幼无知来欺骗他,诱惑他,继而又喜新厌旧。

先生们,我禁不住要想,应当有一条法律禁止人们去爱那些幼童,防止人们在这些心智不定的对象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因为人们对这些孩子的将来一无所知,又有谁能知道他的身心两方面将来会怎么样,会走一条美德之路还是邪恶之路?当然,有主见的人会给自己立法,但是对那些世俗之爱的追随者应当用法律来迫使他们遵守,就好像我们要尽可能防止他们诱奸我们自己的妻女,他们的行为使爱情名声扫地,使人们不敢接受情人的求爱。有这种看法的人心里想的一定是世俗的爱情,因为礼仪和习俗都不会批准这种放荡的行为。

先生们,请允许我再指出下面这个要点。希腊所有其他城邦 涉及爱情的法律都如此简洁、明确,容易把握,而我们的法律却很 复杂。例如 埃利斯、波埃提亚 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不善辞令, 他们干脆定了一条法律,让有爱情的人自行其是。也没有任何人, 无论老少,会把有爱情说成是丑事。我想,这条法律的涵义就是人 们不需要费尽心机去讨好少年男子,因为要这样做对那些不善辞 令的人来说是件难事。

但另一方面,在伊奥尼亚和许多受东方影响的国家,同样的事情却被认为是可耻的。东方人确实不仅把爱情视为丑事,而且还把热爱哲学和体育当作坏事,这是由于专制主义的统治。东方的统治者不希望臣民醉心于高尚的思想、缔结坚实的友谊和发展亲密的交往,而爱情是最能引发这些事情的。那些在雅典篡夺政权

的人从惨痛的经历中得到相同的教训,因为正是由于阿里司托吉顿的爱和哈谟狄乌的友谊使他们的统治告终。 ① 可见 凡是制定法律 把接受爱情当作坏事的地方 你们可以肯定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立法者,也就是说,是由于统治者的压迫和被统治者的懦弱。但话又得说回来,你们要是发现某个地方的法律无条件地批准爱情的合法性,那么你们同样可以责备立法者的精神迟钝。

先生们 我们雅典的法律要优秀得多 尽管我说过 它不太容易掌握。举例来说 我们公认暗爱不如明爱 尤其是在被爱对象有着高尚的美德 但相貌却不出众时更是如此。你们想一想 我们全都在鼓励人们的爱情 而丝毫也不认为他们在做丑事 我们把他们爱情的胜利看做光荣 失败看做羞耻。先生们 请你们记住 在什么层面上有爱情的人才会触犯法律,他的行为在什么场合下才会真正地获得赞扬,而在别的什么场合下会遭到最严厉的谴责。

假定有人为了从其他人那里获得金钱、职位或某种权力于是就装作对某人产生了爱情那样去向他求爱——哀求发誓睡门槛作践自己做出种种连奴隶都不能忍受的事来——要是这样的话结果会怎样呢。先生们我想不仅他的朋友而且他的仇敌都会尽力制止他,仇敌们会谴责他卑鄙下流,朋友们则会为他感到害羞。

但是这些事如果是有爱情的人做的,民众只会认为他应该这样做,法律也毫无保留地批准他的行为,认为他的目的是高尚的。 最奇怪的是流行的舆论认为,只有有爱情的人违反誓言才会得到

这是雅典历史上的一次政变。阿里司托吉顿(Aristogiton)种爱少年男子哈谟狄乌(Harmodius),僭主希庇亚的兄弟希巴库斯想夺宠而不成,于是凌辱这两位爱友。他们设计暗杀了希巴库斯,自己也死去。他们被雅典人奉为爱国志士。

诸神的赦免 他们说 这是因为爱情的誓言实际上是一种伪誓。先生们 由此可见 我们雅典的法律给了有爱情的人极大的自由 不仅得到凡人的允许,而且得到诸神的认可。

知道了这一点,那么人们在这个城邦里或在别的地方会认为产生爱情或接受爱情都是很光荣的事。但在实际中我们看到,如果一位父亲发现有人对他的儿子产生爱情,那么就会让仆人严厉看管他,不让他与爱他的人来往。那少年小时候的朋友和玩伴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也会骂他 而那些长者既不会制止这种责骂 也不会叫他们停止胡说八道。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会认为我们雅典人实际上把接受爱情当作一件丑事。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我们讲过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自己对待爱情的态度有明显矛盾之处。我们同意说爱本身无所谓好与坏,而仅当爱情导致善或恶的行为时才可以说爱有好坏之分。一个坏人邪恶地放纵情欲,那么这种爱是卑鄙的 而一个有道德的人高尚地追求爱情 那么这种爱是高尚的。邪恶的有爱情的人是世俗之爱的追随者,他想要的是肉体而不是灵魂 他的爱心的对象是变化的 短暂的。所爱的肉体一旦色衰 他就远走高飞 背弃从前的信誓 他的所有甜言蜜语都成了谎言。而那些追求道德之美的爱人会终身不渝地爱他的情人,因为他所爱的东西决不会褪色。

雅典法律的制定是要在应当受鼓励的爱和应当禁止的爱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因此它规定了在哪些情况下应当追求爱,哪些情况下应当避免爱,还用各种各样的标准区分两类有爱情的人和被爱者。这就是我们的法律为什么要规定,过分迅速地接受情人是不道德的 在此之前应当有一段时间间隔 人们一般认为这是最有效的考验。第二条规定是 出于金钱或政治上的考虑 或者害怕受到威胁而委身于人是不道德的 简言之 年轻人在各种好处的

诱惑下接受爱情是不道德的。因为,作为动机的这些东西都不是 确定的或持久的 肯定不能产生高尚的友谊。

因此 要想不违反礼仪和习俗 留给想要接受爱情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出于美德方面的考虑而加以服从,恰如有爱情的人心甘情愿地服从他所爱的人既不卑鄙也不下贱,所以为了获取美德而自愿服从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因此 先生们 如果有人准备献身于对另一个人的侍奉,相信通过他能够增进自己的智慧或其他任何美德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自愿服从既不卑鄙 也不下流。

因此 在同意青年接受爱情之前 我们必须把两条法律结合起来,一条涉及爱男童,一条涉及追求智慧和其他美德。当有爱情的人与被爱者来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各自受到某条具体法律的支配,前者合法地做他所爱的青年的奴隶以此回报青年对他的依从后者合法地献身于他的朋友,因为这个朋友正在帮助他成为聪明人和好人,一方把他的智慧和美德与另一方分享,另一方虽然在这方面贫乏,但能从朋友那里得到免费的教育。我要说,当且仅当产生爱情的人能同时遵守这两条法律,他们爱的行为才走上了正道。

抱着这种希望,爱情纵然失败也不足为耻,而其他任何企图,无论有无实现 其本身就是可耻的。举例来说 假如一位青年为了富有 接受了一位所谓富人的爱情 后来他发现自己看错了 那个爱他的人实际上很穷,是个身无分文的诱奸者。可见抱着这种希望去接受爱情是不可靠的,有这种希望也表明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就是说他为了钱可以侍候任何人 为他做任何事 这当然是很不光荣的。再假定这个青年接受了一个人的爱情,因为他相信这个人有美德 希望通过这样的交往改善自己的品性 那么即使后来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那个爱他的人实际上很坏 是个下流的

恶棍,他的这种错误仍有某种高尚的成分在内,因为他的希望也表明了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了能够取得美德方面的进步,愿意为他人做任何事情。先生们,这种情况不是比前一种情况更值得肯定吗?总之,允许人们为了美德而拥有爱情,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这就是天上的阿佛洛狄忒之爱,它本身属于天,对城邦和个人都弥足珍贵,因为它约束着有爱情的人和被爱的人,要他们最热诚地注重道德方面的进步,而其他各种爱都是地上的阿佛洛狄忒的追随者。斐德罗,这就是我的即席发言,关于爱这个主题我就说到这里吧。

鲍萨尼亚停了下来 ① ──你明白这是语言学家常用的双关语把戏 ──下一个轮到阿里斯托芬。所以阿里司托得姆本来应该接着转述阿里斯托芬的讲话,但不知是因为吃得太饱,还是因为别的缘故,他碰巧正在打嗝,不能长篇发言。所以他对坐在下一位的医生厄律克西马库说,请你帮个忙,要么设法止住我的嗝,要么你先说,我等到不打嗝了再说。

厄律克西马库说,两个忙我都可以帮。我先发言,等你好了你再讲。现在你最好屏住呼吸,这样就可以止住打嗝如果不行你就在嘴里含一小口水;再不行,你就找样东西戳一戳鼻孔,打个喷嚏,这样来几次,无论怎么顽固的打嗝都会停止。

阿里斯托芬说 行 就这样。你先发言 我照你说的去做。 厄律克西马库的发言如下:

先生们,鲍萨尼亚的发言开头很好,但结尾却有缺陷,好像没有真正完成,所以我要补充一些论证。我承认在定义两种爱的时候,他作了很有用的区分,但是医学告诉我,除了把人的灵魂吸引

到人的美上去以外,爱还有其他许多爱的主动者和爱的对象,爱的 影响既可以追溯到动物的生殖,也可以追溯到植物的生长。我可 以说,存在于神圣或世俗的各种活动中的爱的威力适用于一切类 型的存在物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神奇的 无所不包的。

为了尊重我自己从事的职业,我想从医学方面说起。我想让你们知道,身体的各种性质就蕴涵着这种爱的两分法,因为我们全都同意身体的健康和疾病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而异者相吸。因此,健康的欲求是一回事,疾病的欲求是另一回事。我肯定鲍萨尼亚的发现,顺从有美德的人是对的,屈服于恶人的爱是错的,而这对身体来说也是一样,在具体情况下,满足健全和健康的欲望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医学的技艺。但若沉迷于邪的和不健康的欲望则是错的,谁也不能指望从事这种职业的专家把满足健康的欲望变成放纵欲望。医学可以说成是一门研究身体爱什么的学问,或者说医学研究的是欲望,研究欲望的补充和排除,而能够区分什么欲望有害和什么欲望有益的人可以称作医生,这是在医生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来说的。如果他能用一种欲望取决是在医生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来说的。如果他能用一种欲望取代另一种欲望,而在缺乏必要的欲望时又能使之产生,或者说如果必要的话,在它产生时能够加以消除,那么我们会把他看做一名医术高明的专家。

先生们,医生必须能够调和身体中不和谐的元素,迫使这些元素相亲相爱。我们知道最敌对的元素就是那些对立的元素——冷与热、甜与酸、湿与干 等等——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相信我们这些诗人的话,那么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所以能创建医学,就在于他能把爱与和谐注入这些对立的元素。

先生们,因此我认为医学只受爱神的指导,体育和农艺也是这样。音乐受爱神的指引就更加明显了,最粗心的观察者也能看得出来。赫拉克利特说过的一句相当晦涩的话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与其自身有冲突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 就像弓和琴形成的和谐"。当然了 把和谐说成处在冲突之中是荒谬的 把和谐说成出自仍在冲突之中的元素也是荒谬的 但他的意思也许是说 音乐的技艺就是通过解决高音和低音之间的不和来创造和谐。 当高音和低音还处在冲突状态时,肯定不会有和谐,因为和谐就是协和 协和是一种同情 事物之间只要还有冲突就不会有协和。另一方面 存在着某种不和谐并不意味着不能加以解决 在不和谐之处我们可以让和谐起作用 例如 我们通过调节快慢来产生节奏。正如我们看到通过医学的技艺使身体产生和谐,所以这种和谐要归结为音乐的技艺,它是音乐中的相互之间的爱和同情的创造者。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音乐说成是一门爱的学问,在我们刚才的例子中 爱与谐音和节奏相关。

要在节奏与谐音的结合中区分爱的原则很容易,要理解爱的两分也不难。但当我们要在实际活动中运用节奏与和谐时,比如创作一首歌曲,或是教育其他人恰如其分地演唱已经创作出来的歌曲 那么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需要专家们的帮助。这就使我们返回到前面那个结论 顺从那些有节制的欲望是正确的 在这样的顺从中节制会使人们保持清醒头脑。先生们,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这种爱 因为这种爱是美好的 是属天的 来自天上的缪斯乌拉尼亚。① 但是另一种爱来自众多颂歌之神波吕许尼亚②。不论和这种爱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在享受这种爱所提供的快乐时添加邪恶。就好比在我自己的职业中,医生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约束餐桌上的快乐,使我们能够享受美味佳肴而又不至于生

① 乌拉尼亚 Urania)是掌管文艺和科学的九位缪斯女神之一,主管天文。

② 波吕许尼亚(Polyhymnia)是九位缪斯之一,主管颂歌。

病。从此可见 在音乐、医学 以及其他神圣和世俗事务中 我们必须尽力区分两种爱 你们可以肯定 这两种爱确实是存在的。

还有 我们在一年四季中也可以看到这两种对立的元素 规范性的爱的原则使我说过的这些元素——热与冷、湿与干——聚在一起 使它们和谐有序地组合 其结果就是人类、动物、植物的健康和繁殖,使它们全部都能兴旺。但若季节处在另一种爱的影响之下 其结果就全都是灾难与毁灭 因为这种时候 不仅瘟疫或其他各种疾病会攻击牲畜草木,而且还有霜雹之类的灾害。出现这些现象都是因为爱的伟大体系有反常和失调之处,天文学家通过研究星辰运动和季节变化就能观察到这些现象。

进一步说 各种祭仪和占卜 亦即神人交际的这些方式 惟一注重的就是保存或治疗爱。我们对神的不虔敬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我们拒绝顺从比较有节制的爱,拒绝尊重对我们有爱情的人,也因为我们在对待父母 无论存亡 以及对待诸神的态度上追随的不是有节制的爱,而是另一种爱。指导或治疗这些爱就是占卜者的职司,他们的占卜技艺使他们能够识别哪些爱的原则能够使人保持尊严和敬畏神明,爱实际上就是神人之间和谐的源泉。

因此 先生们 爱的威力是完整的 多方面的 强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 但仅当爱 无论是天上的爱还是人间的爱 它的运作是公正的 节制的 以善为目的的时候 爱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力量。爱赐给我们各种欢乐,通过爱我们才能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取得快乐 当然了 我们凡人能与我们的主人诸神结成友谊也是通过爱。

先生们 我对爱的礼赞很可能省略了许多要点 但我向你们保证 我的疏漏并不是故意的。我的话就讲到这儿。阿里斯托芬 现在该你了。我希望你的发言能弥补我的不足,除非你对爱神的赞美是另一种类型的。不管怎么说 让我们还是先听听你的意思 你

现在已经不打嗝儿了。

接下去,阿里司托得姆继续告诉我阿里斯托芬如何对医生的话作答。他说 没错 我现在好些了 谢谢你的关心 我是在打了喷嚏以后才好的。这使我感到奇怪 厄律克西马库 你的身体有序的原则怎么会需要把如此骇人听闻的嘈声和痛苦结合在一起。不过 我并不否认在我打了喷嚏以后 打嗝马上就停止了。

厄律克西马库答道 阿里斯托芬 你小心点 不要一开始发言就开玩笑。如果我不是注意听你发言,而是对你愚蠢的玩笑进行攻击,那就有你好瞧的了。

阿里斯托芬笑道 你说得对极了 厄律克西马库。我收回这些 开玩笑的话。请你别对我太凶。如果我的发言真的很滑稽,那么 我倒不在乎别人怎么笑,一名喜剧诗人就是想要逗人笑。我害怕 的是那种极端的荒谬可笑。

厄律克西马库说 阿里斯托芬 我知道你的伎俩 胡说一通以后就溜之大吉。但别忘了,你说的一切都可以用来打击你自己。哼 有谁能知道最后结果 你要是听我的劝告 我会让你平安过关的。

阿里斯托芬说 好吧 我听你的 厄律克西马库 我打算按照你的建议采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赞美爱神,与你和鲍萨尼亚的方式不一样。我确信人类从来没有认识到爱的力量,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爱 那么我们肯定会替爱神建起最庄严的庙宇 筑起最美丽的祭坛,举行最隆重的祭仪。而实际上我们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这样做 这就说明我们把爱神完全忽略了。然而 爱神在一切神祇中最有资格得到我们的献祭,他比其他神祇更是人类的朋友。他援助人类 替我们治病 为我们开辟通往最高幸福的道路。因此 先生们 我要尽力使你们明白爱的威力 而你们明白以后也可以向别人传授。

首先,我必须解释一下人的真正本性以及人的变化,因为最初的人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要知道,人本来分成三种,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除了像我们现在这样有男女这两种性别之外,还有第三种性别,既是男性又是女性。这第三种性别的人现在已经绝迹。但他们的名称仍保留至今。阴阳人 "① 这个词现在只用来表示轻蔑,但过去确实有一种不男不女,或半男半女的人。

其次 先生们 最初的人是球形的 有着圆圆的背和两侧 有四条胳膊和四条腿,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孔,圆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圆圆的头,两张脸分别朝着前后不同的方向,还有四个耳朵,一对生殖器,其他身体各组成部分的数目也都加倍。他们直着身子行走,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但可以任意向前或向后行走,等到要快跑的时候,他们就像车轮一样向前翻滚。如果把手也算在内,他们实际上有八条腿 可想而知 他们能滚得非常快。

我可以说,第三种性别的人是这样产生的。男人是太阳生的,女人是大地生的,阴阳人是具有两种性别特征的月亮生的。为什么阴阳人的形体和行走都是圆形的呢,这是从他们的父母月亮那里继承来的。先生们他们的体力、精力、品性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实际上想要飞上天庭,造诸神的反,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厄菲亚尔特和俄图斯。②

于是宙斯和众神会商对付人的办法。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因 为他们不想用从前对付巨人的办法,用霹雳把他们全都打死,如果

原文为 hermaphrodite。

厄菲亚尔特(Ephialtes)和俄图斯 Otus 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位巨人兄弟,强健有力。他们把希腊的三座山叠起来作梯子,想登天造反,后被阿波罗所杀。

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对诸神进行献祭和崇拜了,但他们又不能容忍人类的蛮横无礼。宙斯绞尽脑汁,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宙斯说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削弱人类 既能消除动乱而又不至于把人全都毁灭。我提议把他们全都劈成两半,这是一石二鸟的妙计,方面他们每个人就只有原来一半那么强大 另一方面他们的数目加倍 侍奉我们的人也就加倍了。宙斯还说 让他们以后就用两条腿直着走路 如果以后再发现他们捣乱 我就把他们再劈成两半 让他们用一条腿跳着走路。

宙斯说到做到 把人全都劈成了两半 就像你我切青果做果脯和用头发切鸡蛋一样。切完以后,他吩咐阿波罗把人的脸孔转过来 让他能用切开一半的脖子低下头来看到切开的这面身子 使他们感到恐惧 不再捣乱 然后再让阿波罗把他们的伤口都治好。阿波罗遵命把人的脸孔转了过来,又把切开的皮肤从两边拉到中间,拉到现在人的肚皮的地方,就好像用绳子扎上口袋,最后打了个结,我们现在把留下的这个小口子叫做肚脐。至于留下来的那些皱纹,阿波罗像鞋匠把皮子放在鞋模上打平一样全把它们给抹平了 只在肚脐周围留下一些皱纹 用来提醒我们人类很久以前受的苦。

这些事都做完以后,那些被劈成两半的人都非常想念自己的另一半 他们奔跑着来到一起 互相用胳膊搂着对方的脖子 不肯分开。他们什么都不想吃 也什么都不想做 因为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另一半。时间一长,他们开始死于饥饿和虚脱。如果这一半死了 那一半还活着 活着的那一半就到处寻找配偶 碰上了就去搂抱,不管碰上的是半个女人还是半个男人,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人类就这样逐渐灭亡。

幸运的是 宙斯起了怜悯心。他想了一个新办法 把人的生殖

器移到前面,使人可以通过男女交媾来繁殖,而从前人的生殖器都在后面,生殖不是靠男女交媾,而是像蚱蜢一样把卵下到土里。于是,宙斯就像我说的这样去做了,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让人们相互抱着交媾。他的主意是,如果抱着结合的是一男一女,那么就会怀孕生子,延续人类;如果抱着结合的是两个男人,也可以使他的情欲得到满足,好让他把精力转向人生的日常工作。先生们,你们瞧,人与人彼此相爱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多么远啊,这种爱不断地使我们的情欲复苏,寻求与他人合为一体,由此成为沟通人与人之间鸿沟的桥梁。

因此,先生们,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半个人,就像儿童们留作信物的半个硬币,也像一分为二的比目鱼。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求与自己相合的那一半。男人作为切开的阴阳人的一半当然就会受到女人的吸引,比如那些诱奸者;而作为切开的阴阳人的一半的女人也一样,也会追求男人,比如那些与他人通奸的妻子。凡是由原始女人切开而来的女人对男人则没有多大兴趣,只眷恋和自己同性的女人,这就是所谓女同性恋者。凡是由原始男人切开而来的男人是男人的追随者,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和男人交朋友,借此表现出男子气来,他们喜欢睡在一起,乃至于互相拥抱。这种人是国家最有希望的少年,因为他们最富有男子气质。

我知道有些人称他们为无耻之徒,其实这是错误的。引导他们追求这种快乐的并不是纵欲 而是勇敢、坚强、男子气概 他们欢迎并在情人身上看到了这些美德。以后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有这样的少年长大以后才能在公共生活中成为男子汉大丈夫。他们自己到了壮年以后,他们所爱的也是少年男子,对娶妻生子则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肯结婚的确只是因为习俗的要求,而他们内心则宁可不结婚,只愿和自己所爱的男子长相厮守。

先生们 这样的男子有一种多情的气质 爱慕男童 依恋同性。

因此,当爱恋男童的人,或有这种爱情的人,幸运地碰上了他的另一半,他们双方怎么不会陶醉在爱慕、友谊、爱情之中呢?对他们来说,哪怕是因为片刻分离而看不到对方都是无法忍受的。尽管很难说他们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这样的结合推动着他们终生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友谊中,那些纯粹的性快乐实在无法与他们从相互陪伴中获得的巨大快乐相比。他们的灵魂实际上都在寻求某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叫不出名字来,只能用隐晦的话语和预言式的谜语道出。

假定在他们相拥同眠之时,赫淮斯托斯拿着他的铁匠工具站 在他们面前问,你们俩到底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呢?

再假定这对情人不知如何回答,于是赫淮斯托斯又问,你们想不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日夜都不分离,再也不分开呢?如果这是你们的愿望,我可以很容易地把你们放在炉子里融为一体,这样你们就成了一个人,只要在世一天,你们就像一个人那样生活,到了要死的时候一起死,在冥府里也算是一个人。想想看,你们是否希望我这样做?如果我这样做了,你们会高兴吗?

先生们,我敢担保,世上没有一个有爱情的人会拒绝这种帮助,也无法想象比这更好的命运了。他们确实坚信这就是他们长久企盼的事,与他们所爱的人完全合为一体。

所有这些事实际上都是人类原初状态的残余,我们本来是完整的,而我们现在正在企盼和追随这种原初的完整性,这就是所谓的爱情。我再重复一下,从前有个时期我们是一体的,但由于我们的罪过,神把我们驱散到各地,就像拉栖代蒙人驱散阿卡狄亚人一样。再说,先生们,我们有理由感到恐惧,如果我们放弃对诸神的崇拜,那么他们会再次把我们劈成两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子要从鼻子正中剖成两半,用半个身子走路,就好像墓碑上的侧面浮雕。因此我们重要的责任是告诫我们的朋友敬畏神明,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确保平安,成为爱神军队中的一员,幸福地与爱人结合 在爱神的旗帜指引下前进。

爱神决不能抗拒,而我们惹起诸神的不悦通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若我们成为爱神的朋友 与他和睦相处 我们就能在以后的日子里碰上自己的那一半,而现在能享受到这种幸福的人非常稀少。现在,我不希望从厄律克西马库那里听到任何刺耳的评价。我说的不是鲍萨尼亚和阿伽松 他们的确属于少数幸运者之列 也的确都是男人。我想说的是全体人类 包括所有男人和女人 全体人类的幸福只有一条路 这就是实现爱情 通过找到自己的伴侣来医治我们被分割了的本性。如果这是一条完善的建议,那么在当前环境下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爱给予和我们情投意合的人。

因此我要说 爱是成就这种功德的神 值得我们歌颂。他在今生引导我们找到与自己真正适合的爱人,而给我们的来世带来希望的也是爱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敬畏诸神 那么爱神终有一天会治愈我们的病 使我们回归原初状态 生活在快乐与幸福之中。

厄律克西马库 这就是我谈论爱神的讲话 和你的发言很不一样。现在我要再一次要求你 不要拿我的发言开玩笑 让我们来听听其他人说些什么 或者说 我们还要听两位先生发言 现在只有阿伽松和苏格拉底还没有发言了。

厄律克西马库说 好吧 我听你的 不开玩笑了。说实话 我非常欣赏你的发言,要不是我知道苏格拉底和阿伽松在爱情问题上都是权威的话 那么我真的担心他们在听了内容如此丰富 风格如此多样的发言后还有什么可说。但我知道他们很内行,所以我不怀疑他们也能说得很好。

这时候苏格拉底开口了。他说 厄律克西马库 你已经完成任 务,作了庄严的表演,所以你现在不管怎么说都显得没什么不妥, 但若你现在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或者说等阿伽松发言以后,你就会 像我一样感到诚惶诚恐了。

阿伽松说,苏格拉底,我想你是要我下不了台,所以故意坚持 说我的听众期待我有卓越的表现。

苏格拉底说,我亲爱的阿伽松,你难道以为我那么健忘?当你带着其他演员登上舞台表演,面对广大观众时,你显得那么轻松、自信、冷静,想要好好地表演一番。我怎么能够想象两三个朋友的注视就会使你慌了神呢?

阿伽松回敬说,嗯,苏格拉底,你一定不要以为我容易在剧场 里犯糊涂,因此也会忘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有判断能力的人会去注 意少数有理智的头脑而不会去注意一大群傻瓜。

苏格拉底安慰他说,啊,我亲爱的阿伽松,我决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以为你这样的聪明人也会有不合理的想法。我相信,只要你发现周围都是你认为有知识的人,那么你会注意他们的看法,而不去注意普通民众的看法。但是我们恐怕并不属于你说的少数知识精英,因为你知道,我们那天也在场,也和其他人一样情绪高涨。当你和有知识的人在一起,而你又尊重他们的判断,如果他们说看见你做了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情,那么你会感到很不舒服。请告诉我 我说的对吗?

阿伽松说,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继续说,如果你做了同样的丑事被大众看见了,那么你不会感到有什么不舒服,是这样吗?

这时候斐德罗插话了。他说,亲爱的阿伽松,如果你继续回答他的问题,他就会忘乎所以,完全不顾我们今天的计划。只要有人对答 他就会争论到底 尤其是面对长得漂亮的人。现在 尽管我很乐意聆听苏格拉底的论证,但作为主席,我坚持让每个人自己发言。所以我要求你们俩赞美爱神 如果想要争论 可以以后再争。

阿伽松说 斐德罗说得对 我已经准备好要发言了。至于要想和苏格拉底争论 随便哪天都行。

在我正式开始发言之前,我想解释一下这种发言必须是哪一种。我认为此前各位的发言都在努力庆贺人类从爱神那里得来的幸福 而几乎忘了赞美爱神本身 根本就没有说明这位造福于人类的神祇的本性。假定我们要赞美什么人 不管他是谁 不管怎样赞美,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说明我们要歌颂的这个对象的本性 说明是他创造了这些幸福。因此 先生们 赞美爱神也应该这样。我们的责任首先是说明他的本质,然后是说明他的恩惠。

下面我就正式开始。我首先要说的是 诸神都是有福的 而受到所有人敬畏的爱神是最有福的,因为他是最可爱的,最优秀的。之所以说他最可爱,那主要因为他在诸神中最年轻。要证明这一点 最好的证明就是他拼命逃避时间的复仇 而时间本身就已经跑得够快了 不管怎么说 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来说 时间过得太快。爱神生来就是年纪的敌人 他从来不看老年人一眼 总爱和青年厮混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青年。

我同意斐德罗的大部分发言,但我不同意他说爱神比克洛诺斯①或伊阿珀托斯②更古老。先生们 我要重申 这是不可能的。爱神永远年轻,是诸神中最年轻的。至于我们从赫西奥德和巴门尼德那里读到的那些关于诸神的老故事,如果这些故事是可信的,那么挑起争端的不是爱神,而是命运之神。如果当时诸神中有爱神 那么他们根本不会互相残杀和囚禁 不会使用暴力 而会像今

克洛诺斯(Cronus)是希腊神话中的时间神,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之子,宙斯之父。

伊阿珀托斯(Iapetus)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之一,为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所生。

天这样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之所以如此 乃是因为爱神已经成为他们在天上的主人。

因此 爱神显然是年轻的。他不仅年轻而且娇嫩 只有荷马这样的诗人才有本事描述他的娇嫩。荷马倒是描写过既神圣又轻柔的阿忒 说她的双脚有多么轻柔啊 荷马说"她步履轻柔 从不沾地面 只在人们的头上行走。"②你们会同意这种看法,娇嫩的东西宁愿接触柔软的东西而不愿接触坚硬的东西。这就足以证明爱神的娇嫩,他从来不在地上行走,甚至也不在我们的头上行走,因为我们的头毕竟也不那么柔软,而是在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上行走。他把诸神和凡人的心灵当作住处,但并非任何心灵都包括在内,毫无选择,而是遇到心硬的就远走高飞,碰上心软的就住下。既然爱神不但用脚踩在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上 而且就住在那里 因此他本身必然也是极为娇嫩的。

先生们 由此可见 爱神首先是最年轻的 其次 他是世上最娇嫩的,第三,我们还发现他是最柔韧的。如果他没有一点柔韧性,怎么能够使我们卷入无限的爱情风波,又怎么能够不知不觉地随意进出人心?他的相貌秀美是世所公认的,这也是他的柔韧与随和的一个明证 因为爱神与丑陋是水火不相容的。还有 爱神生活在花丛中 这本身就证明了爱神的美 无论是身体 灵魂 或是其他地方 要是没有鲜花 或是花朵已经凋谢 他都不肯栖身。先生们,在那鲜花盛开、香气扑鼻的地方,一定会有爱神的踪迹。

要说爱神之美丽 那还有许多内容可讲 但我不再多说了 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爱神的道德品性 尤其是 他从来不会受到诸

阿 忒 (Ate) 是希腊神话中的恶作剧和复仇女神, 宙斯与不和女神厄里斯的女儿。

荷马:《伊利亚特》第 19 卷 第 92 行。

神和凡人的伤害,也不会伤害诸神和凡人。爱神所能承受的任何 东西都不需要借助暴力 暴力根本无法触及爱神 爱神也不需要用 暴力去激发爱情 因为世人无法强求爱神 只能自愿侍奉爱神。我 们知道 双方的情投意合才能激起爱情的冲击 这样的爱情才是正 义的 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爱神不仅有正义 而且有完全的节制。我可以说 节制确实被定义为控制我们的快乐和情欲的力量,而世上没有一种快乐和欲望能比爱情更强大。因此,如果说这些快乐和欲望是比较弱小的,那么它们都会被爱情征服 爱神是它们的主人 在此意义上 如我所说,控制我们情欲和快乐的爱神就可以视为节制本身。

至于勇敢 那就像诗人所唱的那样",连战神阿瑞斯也无法阻挡爱神。'① 在那故事中不是爱神被战神征服,就是战神被爱神征服 这里说的爱就是阿佛洛狄忒的爱。征服者比被征服者强大 因此爱神通过对其他一切神祇的征服,表明他自身是一切神祇中最强大的。

先生们 关于爱神的正义、节制和勇敢就说到这里 剩下要说的是他的能力,对此我也要说得尽可能简洁和公正。我首先要说的是 如果可以的话 我得像厄律克西马库一样 尊敬我从事的行业 爱本身如此神圣 使得一名诗人可以用诗歌之火照亮其他人的灵魂。无论我们以前对做诗有多么外行,但只要我们处在爱情之中 那么每个人都是诗人。对此我们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 而只要知道爱是一名通晓各个部门的诗人,这些部门我可以简要地把它们定义为创造性的技艺。正如无人能把自己还没有得到的东西送给别人,所以也没有人可以教授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一切生物的产生和生长所依靠的这种创造性力量就是爱的能

索福克勒斯:《堤厄斯忒》残篇 235。

力 有谁会对此加以否认呢 还有 在各种技艺和手工中 艺术家和工匠只要在这位爱神的指引下工作就能取得光辉的成就,而不受爱神影响的艺术家和工匠会到老一事无成,默默无闻。这些我们难道看不到吗?企盼和欲望引导阿波罗发明了射箭、医药和占卜的技艺,所以阿波罗也可以算是爱神学派的一名成员。缪斯发明了各种艺术 赫淮斯托斯发明了冶炼 帕拉斯 ① 发明了纺织 这些都是由于爱神的引导 而宙斯本人"对诸神和凡人的统治术"也是在爱神的指引下发明的。因此,诸神的行为取决于爱神的出世,也就是说 美丽的爱神一出现就不会再有丑恶。我已经说过 有人告诉我们 在诸神中间从前发生过许多凶险可怕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统治诸神的王是必然性 但是自从比较年轻的爱神降生以后 就由他来引导诸神和凡人去爱可爱的东西,在他们中间播下各种幸福的种子。

斐德罗除了说爱神本身是最可爱的和最优秀的以外 爱神还在他周围创造了所有各种美德。现在我真想要清点一下爱神带来的各种幸福。大地上的和平海洋上的宁静 狂风暴雨的平息 还有甜蜜的芳香,让我们安然入睡。是他消除了隔阂,促成了友谊,用今天这样友好的聚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餐桌上、舞蹈中、祭坛旁 他带来礼貌 消除野蛮 激起仁慈 消除仇恨。他既和蔼又可亲 引起聪明人的惊奇和诸神的敬佩。缺少爱就会陷入绝望 有了爱就会拥有幸福。爱的子女是欢乐、文雅、温柔、优美、希望和热情。好人会在各种情况下注意到爱,坏人则不会留意。无论我们在辛勤劳动 还是处在恐惧之中 无论我们是在喝酒 还是在辩论,爱神都是我们的领袖和舵手,是我们的指路人和保护者。他是天

帕拉斯(Pallas)原是海神特里同的女儿,被雅典娜杀死,后来雅典娜自称帕拉斯或帕拉斯。雅典娜。

地间最美丽的装饰 是最高尚、最可亲的向导 我们大家必须跟着他走。我们要放声高歌,赞美爱神,并让这和美的颂歌飞上天空,使可朽的和不朽的心灵都皆大欢喜。

他说 斐德罗 你已经听到了我的发言。这就是我对爱神的奉献。为了使我的发言既能娱乐又能教育大家,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阿里司托得姆继续说道 在阵阵掌声中 阿伽松落了座 我们全都感到他的演讲充满青春气息 既给他自己 也给爱神带来了荣耀。

这个时候 苏格拉底把脸转向厄律克西马库说 你瞧 刚才你要笑话我 看我的好戏 但现在已经看不着了。听了阿伽松极好的演讲,已经没有留下多少要我说的了。

厄律克西马库答道,我承认你对阿伽松的发言所作的预测是 正确的 至于说你自己会感到诚惶诚恐 我看未必见得。

苏格拉底抗议说 我亲爱的先生 在听了如此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演讲以后,还有什么机会留给我或其他人?我们又能再说些什么呢 我承认 他的发言各个部分都挺精彩 特别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他的用词尤其美妙,使我们全都听得入了迷。我一边听,一边拿他的讲演与我自己以往最好的谈话相比 实在是相形见绌 恨不能赶紧找个机会溜出去。另外 他的发言也使我猛然想起那位修辞学大师高尔吉亚,就好像奥德修斯害怕墨杜莎的鬼魂会从冥府中复活一样 我担心 要是阿伽松在结尾时用他的发言作武器对我进行讨伐,再用高尔吉亚的雄辩作为戈耳工的头拿给我看,那一定会把我化成顽石 哑口无言。①

戈耳工(Gorgons)等在希腊神话中是福耳库斯和刻托所生的三个女儿。她们的头发都是毒蛇,而身上长有翅膀。三人中最小的是墨杜莎(Medusa),无论什么人看到她的脸,就会变成石头,后被英雄珀耳修斯杀死。

所以我明白了,原先我同意参加你们这种对爱神的赞颂有多么愚蠢 更糟糕的是 我还声称对这个主题有专门的知识 而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赞颂爱神。由于这种无知,我原来以为一开始就讲些事实 然后就选择最吸引人的要点加以列举 按最有利的方式加以排列。我安慰自己说 我的发言一定会取得成功 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实。但是 对一名成功的赞颂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关注真理 而现在看来正好相反 赞颂者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所有力量和美德都一古脑儿地堆到被赞颂的对象身上,无论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关联 这样一来 赞颂也就成了一堆似是而非的谎言。

所以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在赞颂 而是在奉承爱神 由于这个原因 你们这些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把爱说成是最可爱、最优秀的事物,或者是一切最可爱的、最优秀的事物的原因。当然了,那些无知的人会为你们富丽堂皇的演讲所倾倒,而那些有知识的人不会轻易接受。好吧 我再重复一遍 整件事情都弄错了 由于无知,我才答应要跟着你们颂扬爱神。我要像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希波吕特①一样提出抗议,做出许诺的是我的嘴唇,不是我的灵魂。先生们 这就是说 我不想跟着你们赞颂爱神了 即使要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说。但若你们感兴趣,我并不在意把爱的真理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听,那么惟一的条件是允许我使用自己的方式,因为我不想使自己落下笑柄。像我这样的年纪本来就该坐在末位 如果竟然还要去模仿你们富丽堂皇的方式讲话 那实在太可笑了。斐德罗,该你说话了。一个发言人只注意事情正确与否,不在意讲话方式,这样的人对你还有什么用处吗?

这时候斐德罗和其他人要苏格拉底继续说下去,不管说什么

希波吕特(Hyppolytus 是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悲剧《希波吕特》的主人公。

都行 只要他喜欢。

苏格拉底说,这样很好,不过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我想问阿伽松几个简单的问题,主席先生对此会反对吗?在开始发言之前,我想明确我们之间的目的并不冲突。

斐德罗说 你问吧 我不在乎。

接着苏格拉底就开始发言。如果阿里司托得姆的记忆没错, 他是这样说的:

我亲爱的阿伽松,我必须说你的演讲开始时讲的那几点对极了。你正确地说,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揭示爱神的本质,其次告诉我们他做了些什么事。没错,你的讲解令人钦佩。在听了你对爱神富丽堂皇的描述以后,只有一点我还不太清楚。请你告诉我,爱是对某人的爱,还是没有任何对象的,这算不算爱神的性质?我的意思并不是问,爱是母亲的爱还是父亲的爱?这样问当然是愚蠢的,我的意思是,某个人作为一位父亲来说,他必须是某人的父亲,或者说他可以不是任何人的父亲。当然了,对这个问题惟一合理的回答是,作为一位父亲,他必须是儿子或女儿的父亲。我说得对吗?

阿伽松说 对。

关于母亲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吗?

可以。

很好。现在你要是不介意,那我再问一两个问题,这样你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了。假定我现在还要提到兄弟,某个人作为兄弟,他必须是某人的兄弟,还是可以不是任何人的兄弟?

他当然必须是某人的兄弟。

你的意思是他必须是某位兄弟或姐妹的兄弟。

阿伽松说,一点儿没错。

苏格拉底继续说道,好吧,我要你从同样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爱

神。他是对某事物的爱,还是不针对任何事物的爱?

他当然是对某事物的爱。

苏格拉底说,那么现在请你记住,所谓爱就是对某事物的爱。 再请回答,爱神对他爱的对象有欲求,还是没有欲求?

当然是有欲求。

不管他渴望得到的对象是什么 他在得到它时爱它 还是在没有得到它时爱它?

大概是在还没有得到它时。

苏格拉底说 不是什么大概 而是肯定 ,一切事物渴求的东西都是它缺乏的东西,没有任何事物会去谋求它不缺乏的东西。对吗?阿伽松,我认为这是确定无疑的。你也这样看吗?

对 是这么回事。

那么好 现在请你告诉我 ,一个大人还想不想大 ,一个强人还想不想强 ?

如果我们刚才说的没错,那么他们不会。

是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在这些具体性质方面都不缺乏。 乏。

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继续说 如果强者还想强 炔者还想快 健康者还想健康——在这些方面我以为拥有这些性质的人仍旧还在渴望得到这些性质,我正在设想这样一种具体情况来明确我们的讨论在正确地前进——那么阿伽松,处于特定地位上的人必须拥有诸如此类的性质 在这种时候他们还想不想要这些性质 除非你停止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在拥有这些性质时仍旧想要获得这些性质呢 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 我是健康的 我还想要健康 我是富裕的 我还想要富裕 我实际上想要我已经得到的东西,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公正地回答说 亲爱的先生们 你已经得到了财

富、健康和力量,你想要的是继续拥有它们,因为此刻不管你想不想要,你都已经得到了它们。当你说自己现在在这里就想要这些东西,你的意思实际上是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想要继续保持它们,不是吗?我亲爱的阿伽松,你怎么看?那个人必须同意我的说法吗?

阿伽松说,他当然会同意。

苏格拉底继续说,那么,想要把某些东西弄到手可以说成是爱 某些还没有到手的东西。

当然可以。

因此,无论谁感到需要某些还没有弄到手的东西,那么他的爱 或他的欲望的对象就是他还没有弄到手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他缺 乏的东西。

绝对如此。

苏格拉底说,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同意下列结论了吗?第一,爱 总是对某事物的爱;第二,某人所爱的对象是他所缺乏的。

阿伽松说,我同意。

苏格拉底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现在你还记得在你刚才的讲演中,你说爱的对象是什么吗?我也许要提醒你一下。你大体上是这样说的,诸神的行为受美丽的爱神支配,当然了,爱神不可能是丑陋的。你是这样说的吗?

阿伽松说 是的。

苏格拉底说,你的说法无疑是对的。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由此推论 爱是对美丽的爱 不是对丑陋的爱 对吗?

对。

我们不是也同意爱就是爱某些还没有得到的东西、缺乏的东西吗?

是的。

那么爱没有美 而是缺乏美 对吗?

对 这是可以推论得出来的。

那么好 你会认为缺乏美不拥有美的部分的东西本身会是美的吗?

肯定不是。

既然如此 你还能继续坚持爱是美丽的吗?

对此阿伽松只好回答说,我亲爱的苏格拉底,我开始害怕了, 我不知道自己刚才在说些什么。

苏格拉底说 别介意 你的演讲好得很 只是有点小毛病 除了刚才说的还有另外一点。你认为善也是美 对吗?

对。

那么 如果爱缺乏美的东西 而善和美是一回事 那么爱也缺乏善。

他回答说 你说的没错 苏格拉底。我怕了你了 你的问题确实很难回答。

不 亲爱的阿伽松 你发现难以回答的不是苏格拉底 而是真理。现在我打算让你喘口气,因为我想说说我自己得到的一些教训 是我以前从一位曼提尼亚妇女狄奥提玛那里听来的 她对爱情和其他许多问题都有真知灼见。就是她,从前劝过世人祭神避灾,因此把那场雅典的瘟疫延迟了十年 也就是她 把爱情哲学传授给我。下面我就试着把她的教导与阿伽松和我刚才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没有她的帮助,我想自己也能这样做。我想像阿伽松一样,先说明爱神是谁和爱是什么,然后继续描写爱的功能。我看要做到这一点,最容易的办法是采用狄奥提玛自己采用过的问答法。我告诉她的东西就像刚才阿伽松告诉我的一样,说爱为什么是一位伟大的神 爱为什么是对美的事物的爱 而狄奥提玛对我使用了论证,证明爱既不是美的又不是善的,就像刚才我对付阿伽松

一样。

我问道,我亲爱的狄奥提玛,你是否要使我相信爱是恶的和丑的?

她说,这样说要遭天谴。但是你难道认为不美一定是丑吗? 那当然了。

那么没有知识一定是无知吗?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介于两端之间的东西吗?

那是什么?

她说 拥有正确的见解 但又不能说出道理来 这样的状态既不是真知,又不是无知。如果说它是真知怎么会没有理由呢?但它又不是无知,因为对于一种有可能是真实的见解我们怎么能把它称作无知呢?所以我们难道不能说正确的见解介于知识和无知之间吗?

我承认,你说得完全正确。

她继续说道,那么你还会坚持说不美就是丑,不好就是坏吗? 现在再来说爱 你被迫同意爱既不好又不美 但却说不出理由为什么爱一定是坏的和丑的。而事实上,爱介于两端之间。

我说,然而大家都说爱是一位伟大的神。

她说 这取决于你说的'大家'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那些对爱一无所知、头脑简单的人,还是把那些懂得爱的人也包括在内? 我指的是所有人。

她笑道 我亲爱的苏格拉底 当有些人否认爱是神的时候 这些人怎么会同意爱是一位伟大的神?

我问道 你说的这些人指的又是什么人?

你算一个 我也算一个。

你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答道 我的意思很简单。告诉我 你不会说诸神全都是幸福

和美丽的吧?或者你会建议有哪位神既不幸福又不美丽?

我说 老天爷在上 我不会。

凡是有人拥有美的事物和善的事物,你就把他们称作幸福的 吗?

当然如此。

然而你刚才同意过,爱缺乏这些性质,并不断地追求这些性质 对吗?

对我同意讨。

那么,既然爱不拥有善和美,他怎么会是一位神呢? 我承认道,看来不会。

她说,我现在已经证明你是不相信爱的神圣性的人当中的一 员 是吗?

我说,是的。但爱不是神又能是什么?是一个凡人吗? 绝对不是。

那么他是什么呢?

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介于可朽者与不朽者之间的东西。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狄奥提玛?

苏格拉底,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灵。凡是精灵都介于神与 人之间。

我问道,精灵有什么作用?

他们来往于天地之间,传递和解释消息,把我们的崇拜和祈祷送上天,把天上的应答和诫命传下地。由于居于两界之间,因此他们沟通天地 把整个乾坤联成一体。他们成了预言、祭仪、入会、咒语、占卜、算命的媒介 因为神祇不会直接与凡人相混杂 只有通过精灵的传递,凡人才能与诸神沟通,无论他们是醒是睡。精通这些法术的人被说成拥有精灵的力量,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只是寻常的工匠。精灵有很多,精灵的种类也很多,爱就是其中之一。

我问道 爱的父母是谁?

她说 我会告诉你的 尽管说来话长。当初 阿佛洛狄忒诞生时 诸神设宴庆祝 他们中间有技艺神之子资源神。晚宴刚毕 贫乏神来到门口行乞,因为他听到里头有欢声笑语。资源神多饮了几杯琼浆——当时还没有酒——喝醉了 信步走到宙斯的花园里,倒头昏沉沉地睡去。贫乏神所缺的就是资源,心里想着要和资源神生一个孩子 就跑过去睡在他的旁边 于是就怀了孕 她怀上的就是爱。因此 爱成了阿佛洛狄忒的跟班和仆从 因为他是在阿佛洛狄忒的生日投胎的,此外他生性爱美,而阿佛洛狄忒就是美本身。

由于爱是贫乏神与资源神的儿子,所以他命中注定要一直贫困 他也不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文雅和俊美 而是相貌丑陋 赤着脚 无家可归 经常睡在露天里、道路旁 没有床褥 总是分有着他母亲的贫困。但另一方面,爱也分有他父亲的禀赋,追求美和善,因为他勇敢豪爽、精力充沛干劲十足 是一名能干的猎人 也擅长使用各种计谋。他生来就充满欲望,也非常聪明,终生追求智慧,是玩弄巫术骗人的能手。

他既不是可朽的又不是不朽的,因为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有多种变化,切进展良好时他生气勃勃、如花似锦,但他也可以马上衰亡 因为他得到的东西一直在很快地消失 然后又凭借他父亲的禀赋而再生。所以爱决不会完全处于贫乏状态,也不会完全脱离贫乏状态。还有,爱也处于无知和智慧的中间状态。你必须明白,诸神都不会去寻求真理。他们不企盼智慧,因为他们是聪明的——已经拥有智慧的诸神干吗还要去寻求智慧呢?但是无知的人也不会寻求真理或想要变得聪明。之所以落入这种无望的境地 原因在于他们既不拥有美和善又不拥有理智 他们满足于现有状态,不会去企盼他们从来没有丢失过的美德。

我说,请告诉我,狄奥提玛,如果追求真理的人既不是聪明的 又不是无知的,那么他们到底是谁?

她答道,这很明白,听了我刚才说的话,连一名学生也能告诉你。他们介于有知与无知之间,爱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智慧是事物中最美的,而爱以美的东西为他爱的对象。所以,爱必定是智慧的热爱者,正因为如此,他介于有知与无知之间,这与他的出身也有关系,他的父亲充满智慧和资源,而他的母亲却缺乏智慧和资源。

我亲爱的苏格拉底,这就是爱这个精灵的情况,你原来对于爱有别样看法也不足为怪。照你自己的说法,爱是被爱者,而不是爱者。所以你当然会把爱视为完全的美,因为事实上被爱者会被当作全美、全善、文雅、有福的与我描述的爱者完全不同。

我答道,尊敬的夫人,你说得非常好,你的看法肯定是对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爱对人类又有什么用呢?

她说,这个问题正是我下面要加以说明的,苏格拉底。而关于 爱的性质和起源我就说到这里。你认为爱是对美的事物的爱,这 样想是对的。会有人说,你说得对,我亲爱的苏格拉底,是这么回 事,我亲爱的狄奥提玛,但我要问的是,对美的事物的爱是什么意 思?或者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美的事物的热爱者企盼什么?

我说,他企盼着使美的事物成为他自己的。

她答道,很好,但是你的回答会引发另一个问题。通过使美的 东西成为他自己的,他将得到什么呢?

我得承认,这个问题我还不能马上做出回答。

她继续说 行 没关系 让我们用善来代替美 换个问题来问。 苏格拉底,善的事物的热爱者企盼的是什么?

使善的事物成为他自己的。

那么通过使善的事物成为他自己的,他将获得什么呢?

我说,这个问题我可以简洁地回答,他将获得幸福。

她说 说得对 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 就在于他们拥有善。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问为什么人想要幸福,你的回答已经到达终点了。

绝对如此 我同意。

她继续说,这种企盼,这种爱,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共同的吗? 你怎么想,我们不都在企盼使善成为我们自己的吗?

我说 对 在这个方面我们全都一样。

那么好,苏格拉底,如果我们说每个人都一直爱着相同的东西,这是否就意味着一切人都在爱?或者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在爱 有些人不在爱?

我坦白地说,对这个问题我有点不知所措。

她安慰我说 噢 不用担心。你瞧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把爱的某一个方面指出来,然后把这个方面就称作爱,这你知道,在其他许多名称上,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例如……

举例来说,创作。你们全都同意,在创作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使从前并不存在的东西产生——创作的种类不止一种,因此每一种创造性的技艺都是诗歌,每一位艺人都是诗人。①

对。

她说 但我们并不把他们都称作诗人 不是吗 我们给各种技艺起了不同的名称,只有那种与音律有关的技艺我们才称之为诗歌,而这个名称实际上是各种技艺的总称。只有一种技艺现在称作诗歌,而那些从事这门技艺的人就是所谓的诗人。

创作的希腊文是 π OI $\acute{\epsilon}\omega$ 有制造、创造之意 ",诗歌 \ragged π OI \ragged \ragged 是这个词的派生词。

没错。

爱的问题也是这样。爱这种人人皆知的、能迷倒所有人的力量包括各种对幸福和善的企盼。但我们这些从事商务、体育、哲学等各种行业,有着这种企盼的人从来不被人们说成是处在爱情之中,也从来不被认为是有爱情的人,而只有那些献身于仅有的一类爱的活动的人才被赋予爱的名称,而这个名称本来也应当用于其他所有行业。

我说 对 我认为你的看法是正确的。

她继续说,我知道有人建议有爱情的人是那些寻找他们的另一半的人 但是苏格拉底 在我看来 除了求善 爱决不会企盼任何事物的另一半或全部。因为,人们如果确信他们的手脚对他们来说是坏的,那么他们甚至会把它们砍去。我确实认为,只有在善属于我们自己、恶属于其他人的意义上,我们才会赞美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因为我们爱的对象是善的,我们只爱善的,不爱其他。对此你不会不同意吧?

我说 老天在上 我不会。

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人是善的热爱者吗?

我说 是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是否还要说人们企盼善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应当这样说。

不仅是短暂拥有 而且永远归自己所有 是吗? 是的,必然如此。

我说 是的 这样说绝对正确。

很好,既然如此,爱的追随者在这种追求中通常会怎么办?被 人们称作爱情的那种狂热又是在什么具体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这 种活动实际上是什么活动?你能告诉我吗,苏格拉底? 我答道,如果我能说得出来,那我就不用钦佩你,也不用向你 求教了。

她说,好吧,那么让我来告诉你。爱的行为就是孕育美,既在 身体中 又在灵魂中。

我说,我担心这样说太深奥了,我贫乏的理智弄不懂。

我会说得更明白一些。苏格拉底,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育能力,既在身体方面,又在灵魂方面,我们长到一定年纪,我们的天性就会催促我们生育。丑陋不能加速这种生育,只有美丽能够。我们知道,男女结合会怀孕。人的生育是神圣的,可朽的人具有不朽的性质,靠的就是生育,但它不能在不和谐的事物中实现。丑与神圣不能和谐,而美与神圣完全相配。所以在生育过程中,美是主宰交媾和分娩的女神。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凡有生育力的人一旦遇上美丽的爱人,马上就感到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很容易怀孕。但要是遇到丑陋的爱人 她就兴味索然 转身躲避 不肯上床 但仍要承受生育的痛苦。甚至在分娩的时候,美也在起着神奇的作用,美可以使分娩顺利结束。所以你瞧,苏格拉底,爱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是对美的企盼。

好吧,那么爱是什么呢?

爱不是对美本身的企盼,而是在爱的影响下企盼生育。

对,你说的肯定对。

她说,我说的当然对。但为什么要企盼生育呢?因为只有通过生育,凡人的生命才能延续和不朽。我们已经同意,有爱情的人企盼善能永远归自己所有,从中可以推论,我们一定会像企盼善一样企盼不朽,也就是说,爱就是对不朽的企盼。

先生们,以上所说就是我那一次从狄奥提玛那里听来的有关 爱的论述,但她还在别的场合谈到过爱。

有一天她问我,苏格拉底,依你看,所有这些企盼和爱的原因

是什么?你注意到这种生殖本能对动物的奇妙影响没有?无论是地上走的,还是空中飞的,到那时候都充满了这种欲望,首先交配,然后哺育幼崽和幼鸟;为了保护后代,连最弱小的动物也敢于和最强大的动物搏斗,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只要能养育后代,它们自己甘愿忍受饥饿和痛苦。

她继续说,要是人这样做,你还可以说这是受理性的支配,但是爱情对动物竟然也有这么大的影响,又该如何解释呢?苏格拉底 你能告诉我吗?

对这个问题,我只好再一次承认自己无知。

她说,你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我不知道你如何有望掌握爱 的哲学。

我抗议说,我亲爱的狄奥提玛,我以前说过,正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来向你请教。如果你不仅把爱的原因告诉我,而且还把爱的各种影响都告诉我,那么我真的感激不尽。

她说 好吧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还记得爱的对象 对此我们以前有过一致的看法。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说过的那条原则,一切可朽者都在尽力追求不朽。生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途径,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才会有新一代不断地接替老一代。对吗?

尽管我们在谈论个体的时候总是把它当作一生中以同样形式存在的生命,因此假定一个人从小到老都只是一个人。然而,一个人虽然始终用同一个名字,但他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化,每一天他都是一个新人,而原来的他已不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头发、肌肉、骨头、血液 以及身体的其他所有部分 都在变化。不仅他的身体变 而且他的灵魂也在变。他的性格、气质、思想、欲望、快乐、痛苦、恐惧都不是终生不变的 而是有些在出现 有些在消失。

这条原则用于人的知识甚至更加令人惊奇,我们关于事物的 知识 有些在增长 有些在遗忘 可见 在知识方面我们也从来不是 同一个人。对每一知识部门来说,这条原则也适用。当我们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我们的知识在消失。由于我们的知识消失了 所以我们说忘了 要通过学习来补充遗忘了的知识,使我们的知识状态看起来和从前一样。

这就是每个人延续自身生命的方式。人不能像神灵那样保持同一和永恒,只能留下新生命来填补自己死亡以后留下的空缺。 我亲爱的苏格拉底,身体和其他暂时的东西都以这种方式分有永恒别无他途。因此你不用感到惊奇,切生物都有珍视自己后代的本能,因为整个创世都受到这种爱、这种追求不朽的欲望的激励。

等她说完了这番话 我说 狄奥提玛 你的论证的确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你说得对不对。

她以内行权威的口吻说,我说得当然对。想想你那些青年同胞的雄心壮志就行了,起先你会以为他们的表现可以用来推翻我的论证 但只要你记住人们的最大动力是对荣耀的热爱 那你就会明白我说得有多么正确了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流芳百世'。

他们爱名声胜过爱子女,为了出人头地,他们不怕千难万险, 不惜倾家荡产,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她继续说道 你想想看 阿尔刻提斯愿意代替她丈夫阿德墨托斯去死,阿喀琉斯为了对得起帕特洛克罗对他的爱情而愿意去死,你们雅典人的国王科尔都斯宁愿牺牲自己来保全还未出世的王位继承人 如果他们不想博得'不朽的英名'"他们会这样做吗'而事实上后人确实把这样的名声给了他们。苏格拉底 要是不追求这种名声,他们就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中的每个人,无论他在干什么 都在追求无限的名声 想要获得不朽的荣誉。他们的品格愈高尚 雄心壮志也就愈大 因为他们爱的是永恒。

她继续说道,那些在身体方面有生育能力的人把他们爱的对

象转向女人 生儿育女 建立家庭 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名字永远常青。但那些在心灵而非在身体方面有生育能力的人会在其他心灵中播下自己的种子——这些人也并非默默无闻,苏格拉底。你会问 他们产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智慧以及其他各种美德 每个诗人都以生育它们为职司,各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的技艺都在起这种作用。

她继续说道 迄今为止 最重要的智慧是统治社会的智慧 也就是所谓的正义和中庸。如果有人非常亲近神明,从小就在心灵中孕育这些美德 那么成年以后 他的第一个愿望也是生育 他会四处寻访,找一个美的对象来播种,但他决不会找一个丑陋的对象。所以他的生育会更容易被美丽的身体而不是病态的身体所吸引 但若他正好碰上一个有着美好、优秀、高尚心灵的人 那么他马上会迷上他。与这样的对象讨论什么是人类的幸福,有德之人该如何生活会很容易——简言之,这个过程也就是对他的恋人进行教育。

我相信 通过如此美好的交往和对恋人的思念 无论他的恋人 是否与他在一起 他们都会生下多年孕育的东西。还有 到了他们 孕育的东西出世之后,他们会同心协力,共同抚养他们友谊的结 晶。这样一来,他们的关系会更加牢固,他们的交往会更加完整, 胜过夫妻的情分,这是因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比肉体的子女更 加美丽 更加长寿。

我要问 只要还能想起荷马,赫西奥德 以及其他所有大诗人,有谁会不乐意当这样伟大的父亲,而仅仅满足于生育肉体的子女呢?他们留下的作品自身是不朽的,而这些作品又替它们的父母留下不朽的英名,有谁会不对他们表示妒忌呢?

她继续说道 你也可以想想莱喀古斯留下的法律 他给我们留 下了多么好的子女啊 由此可以证明他是斯巴达的救星 甚至也可 以说他是全希腊的救星。你也可以想想梭伦 雅典法律之父 还有其他所有那些为希腊各城邦和海外各国民众铭记在心的名字,他们在世人面前表现了高尚的行为,也首创了各种高尚的美德。后人替他们建造了许多庙宇 纪念他们不朽的功绩。你说说看 有哪个可朽的子女能为父母带来这样大的荣誉。

我亲爱的苏格拉底 我不怀疑你可能加入过秘仪 接触过这些有关爱情的基本教义。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这最终的启示 因为你要知道 苏格拉底 到现在为止 用真正完善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理解还仅仅是开始。

她继续说道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会尽力帮助你 请你务必聆 听。

事情是这样的 想要把握这种爱的秘仪的候选人 要使他的努力得到回报 不能过早地献身于肉体之美。首先 当他的教导者指导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可以爱上某个具体的美的身体 使他的欲望可以转向高尚的谈话。其次,他必须思考身体之美如何与其他方面的美相联系 他会明白 如果他过分沉醉于形体之美 就会荒谬地否认一切形体的美都是同一种美。到了这一步,他就会设定自己应当爱一切美的形体,而把自己对某个对象的爱限制在恰当的分寸上 视为渺小的 不重要的。

再进一步 他应该学会把心灵美看得比形体美更为珍贵 如果遇见一个美的心灵 纵然他在形体上不美 也会爱上他 并且珍视这种爱情。他会期待着与这样的心灵对话,加速养成自己高尚的品质。经过心灵之美,他会被进一步导向思考法律和体制之美。等他发现了各种美之间的联系与贯通 那么他就会得出结论 形体之美并不是最重要的。

由此再进一步 他的注意力应当从体制被导向各种知识 使他能看到各种知识之美。凭借对美的广大领域的了解,他不会再像

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别的美的对象,爱一个少年,爱一个男人,爱一种体制。这时候他会用双眼注视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他会发现在这样的沉思中能产生最富有成果的心灵的对话,能产生最崇高的思想,能获得哲学上的丰收,到了这种时候他就全然把握了这一类型的知识,我指的是关于美的知识。

她说 说到这里 你要注意听 尽可能跟上我说的意思。

一个人加入了这种爱的秘仪,按既定的次序看到了所有这些美的方面,也就最后接近了终极启示。苏格拉底,到了这个时候,他那长期辛劳的美的灵魂会突然涌现出神奇的美景。这种美是永恒的 无始无终 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 因为这种美不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它对一切美的崇拜者都相同。

这种美景也不会表现为一张脸、一双手,或身体某一部分的美。它既不是话语,也不是知识。它不存在于其他别的事物中,例如动物、大地、天空之类的事物 它自存自在 是永恒的一 而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对它的分有。然而,无论其他事物如何分有它的部分,美本身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仍旧保持着不可侵犯的完整。

就这样,当原先那种对美少年的爱引导着我们的候选人通过内心的观照到达那种普世之爱时,他就已经接近终极启示了。这是他被引导或接近和进入爱的圣地的惟一道路。从个别的美开始探求一般的美,他一定能找到登天之梯,一步步上升——也就是说,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从两个美的形体到所有美的形体,从形体之美到体制之美,从体制之美到知识之美,最后再从知识之美进到仅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最终明白什么是美。

狄奥提玛继续说道,我亲爱的苏格拉底,如果说人的生活值得过,那么全在于他的灵魂在这种时候能够观照到美本身。一旦你看到美本身,那么你就决不会再受黄金、衣服、俊男、美童的迷惑。

你现在再也不会注意诸如此类的美,这些美曾使你和许多像你一样的人朝思暮想 如醉如痴 如果可能的话 你们就终日厮守在心爱的人儿身边 废寝忘食 一刻也不愿分离 追求最大的满足。

她说,如果一个人有运气看到那如其本然,精纯不杂的美本身,这个美不是可朽的血肉身躯之美,而是神圣的天然一体之美,如果他能亲眼看到天上的美 能睁开双眼凝视那美的真相 对它进行沉思 直到美的真相永远成为他自己的东西 那么你还会把他的生活称作无法躲避的生活吗?

她说 你要记住 当人们通过使美本身成为可见的而看到美本身的时候,人们才会加速拥有真正的美德,而不是那些虚假的美德 使之加速的是美德本身 而不是与美德相似的东西。

当他在心中哺育了这种完善的美德 他将被称作神的朋友 如果说有凡人能够得到不朽,那么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可以获得。

苏格拉底说,斐德罗,各位先生们,这就是狄奥提玛的教义。 我对它心悦诚服 也想使别人同样信服。我要使他们相信 如果能 把它当作礼物来接受,那么爱对我们凡人的帮助胜过全世界。由 于这个原因 我奉劝各位都要崇拜爱神 我自己就在崇拜爱神 学 习爱的方方面面,也要求别人这样做。我的一生都要尽力赞美爱 的力量和强大。所以 斐德罗 你可以把我的这番话当作我对爱神 的颂辞 如果你不愿意这样说 叫它别的名称也可以 反正随你的 便。

苏格拉底的讲话结束了 在众人的阵阵掌声中落座 只有阿里斯托芬没有鼓掌。他正要就苏格拉底的发言中涉及他的那些地方提出质疑 突然有人敲院子的大门 从街上还传来笛声和节庆的喧闹声。

阿伽松对奴仆说 去看看谁来了。如果是我的朋友 就请他们进来 否则就说宴会已经结束 酒已经喝光了。

没过一会儿,前院传来阿尔基比亚德的声音。他烂醉如泥,大声嚷着阿伽松在哪里,要仆人马上带他去见阿伽松。那位吹笛女和其他随从扶着他来到我们宴饮的大厅门口。他站在那里对我们说话,头戴葡萄藤和紫罗兰编织的大花冠,还缠绕着许多绣带。

他嚷道 先生们 你们好。我今天已经喝够了 即使你们愿意,我也不会加入你们的宴会,我只想替阿伽松戴上花冠,说几句话就走。我们来就是为这件事。昨天我就想来了,但有事不能来,所以我现在来了,头上还顶着这么多绣带。我要把这些绣带取下来,绕到这个最聪明、最漂亮的人头上,我还要给他戴花冠。我想你们在笑话我,因为我喝醉了。你们尽管笑,我不在乎。我还没醉到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地步,你们无法否认我说的是真话。好吧,先生们,你们表态吧,我可以进来吗?你们能不能和我一起喝酒?

大家都嚷着欢迎他,请他入座,阿伽松也比较正式地请他进来。那些跟随他的人一边扶着他往里走,一边帮他取下头上的绣带,准备在走近阿伽松的时候给他绕上。阿尔基比亚德头上的花冠给弄歪了,遮住了他的眼睛,所以他没注意到苏格拉底。他在阿伽松和苏格拉底中间坐下,苏格拉底看见他过来,已经给他挪出了空位。阿尔基比亚德一落座,就向阿伽松问好,开始往他的头上绕绣带。

阿伽松吩咐奴仆道,把阿尔基比亚德的鞋脱了,这样我们三个 人可以坐得舒服一些。

阿尔基比亚德说 行 脱了吧。不过 筹一等 谁是第三个?他一边问 广边掉过头去看 然后猛地站了起来喊道 该死的,又是你,苏格拉底!你这家伙,还是你那套老把戏,坐在这里一声不吭,然后乘我不备冒出来吓我一跳。好吧,今天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的?你干吗要坐在这里,而不去坐在阿里斯托芬或其他喜剧家的边上?你玩了什么鬼花样,能够坐在这位最漂亮的人边上?

苏格拉底说道,阿伽松,我不得不请求你的庇护。你明白,和阿尔基比亚德有了爱情真是件可怕的事。自从我钟情于他,我就不能看别人一眼,哪怕那个人一点儿吸引力都没有,也不能和他说一句话 要是有这种事 他就大发脾气 用最难听的话骂我 要是不动手打,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我希望你盯着他,别让他伤害我。如果你能劝他与我和解,那是最好不过;如果做不到,如果他要动武,那么我确实需要你的保护。一想起他妒性大发的样子,我就怕得发抖。

阿尔基比亚德说,跟你和解?没门,你这辈子别想了!这几天 我根本不会理你。不过现在,阿伽松,把我刚才给你的绣带拿几条 回来,行吗?我也想给苏格拉底头上扎几根,这个脑袋是世上最奇 特的。我不希望从他那里听到这样的话,你给阿伽松戴花冠,而什 么也没给我。这个人的话实在太多,一辈子都这样,还不仅仅像你 前天那样。

说着话,他给苏格拉底的头上缠上了一把绣带,然后才又坐下。

落座以后他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还很清醒。这不行,我们来喝酒吧!你们答应跟我喝的。告诉你们,这里没有一个人适合当主席 除了我 到你们都喝够了再说。阿伽松 叫人拿酒来吧 看看有什么好酒值得我们一醉方休。

他接着又说 不对 没关系 什么酒都行。喂 你 去把那个凉酒器拿给我 行吗?

那个凉酒器能装两三斤。他让佣人把凉酒器装满,一口气喝干,然而又叫佣人把它斟满,让苏格拉底喝。他同时对其他人说,朋友们,这点酒对苏格拉底实在算不了什么。无论你们要他喝多少 他就喝多少 而且永远不醉。

佣人把凉酒器倒满酒,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接了过来,一

饮而尽。

这时候厄律克西马库说话了。他问道,阿尔基比亚德,这就是你的喝酒方式吗?喝以前没有什么文雅的言辞,只管把酒倒进喉咙 像口渴的蛮子一样 是吗?

阿尔基比亚德说 噢 是你呀 厄律克西马库 最高贵、最清醒的父亲生下来的最高贵、最清醒的儿子!你好,厄律克西马库。

厄律克西马库说 你也好 你想说什么?

阿尔基比亚德说,你问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我们得照你的吩咐去做。常言说得好,"一个高明的医生能抵许多人。'^① 所以让我们来听听你的处方。

厄律克西马库说,你听着,在你没来以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从左到右每人轮流发言,尽力赞颂爱神。我们都已经这样做了。 现在你已经喝了酒,但还没有发言,所以你现在可以发言了。等你 讲完了,你可以指使苏格拉底,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无论什么事都 行,然后他也可以对他左边的人提这样的要求,就这样一个个轮下 去。

阿尔基比亚德说,这是个好主意,厄律克西马库。但只有你明白,叫一个喝得半醉的人和一批实际上还清醒着的人较量有什么公平可言。另外,我亲爱的厄律克西马库,你可千万别相信苏格拉底刚才说的鬼话。事情正好相反,如果他听到我赞扬什么,不管是人还是神,那么挨打的是我而不是他。

苏格拉底说 隩 够了 别再说了。

阿尔基比亚德说,这是不可否认的。神知道我从来不能当着你的面赞扬其他人。

厄律克西马库说,我倒有个好主意。你为什么不当着我们大

荷马:《伊利亚特》第 11 卷 第 514 行。

家的面把苏格拉底颂扬一番呢?

阿尔基比亚德问道,你真的要我这样做吗?我是否必须这样做, 厄律克西马库?这样一来, 我不就让你们全都听到我和他和解了吗?

苏格拉底抗议说,喂,青年人,你说够了没有?你真的想要用 所谓的颂扬来出我的丑吗?

我只讲事实,这总可以了吧?

苏格拉底说 噢 这当然可以 你可以讲真话。实际上 我该说你必须说真话。

阿尔基比亚德说,那我就开始了。不过有一点还要说明。如果我有一句话不真实,你就要马上制止我,并且指责我撒谎。万一我说了不真实的话,那我向你保证,我绝不是故意的,不能算是我的错。另外,如果我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把你的事都告诉大家,你也一定不要感到奇怪。你不能指望我这样的醉汉对你的所有古怪行为作什么系统的、清晰的解释。

各位先生,要颂扬苏格拉底,我想从一个比喻开始。他会认为 我这样做是在开他的玩笑,但你们可以看到,我用这个比喻不是为 了取笑他,而是为了说明真相。看到苏格拉底,最能使我联想到的 是那些矮小的西勒诺斯,你们可以在圣所的林地里看到他们的雕 像。我说的意思你们肯定懂,他们被雕成手里拿着管笛,如果把这 些雕像从中间打开,里面还有小神像。① 还有 他活像那个丑八怪 玛息阿。②

西勒诺斯(Silenus 复数Sileni 是希腊森林之神 相貌丑陋 身体粗壮矮小,秃顶,塌鼻。林神像是当时的宗教工艺品,外表是西勒诺斯,肚子里藏着各种小神像。

玛息阿(Marsyas 是希腊神话人物 擅长吹笛。

苏格拉底,我说你的相貌很像林神,这一点连你自己也不会否认,但我下面还要说明,这种相似还不仅仅是相貌。你像萨堤罗斯®一样厚颜无耻,难道不是吗?如果你否认,说自己无罪,那么我可以拿出证据来。你不是也会吹笛子吗?你是的,而且比玛息阿还要高明,玛息阿只不过是用他的嘴唇吹笛子来讨人欢心,而你比他要强得多。任何人吹林神吹过的调子,都可以产生同样效果。奥林普斯®所吹的调子没有一首不是玛息阿教给他的。所以无论是谁,著名的笛手也好,普通的吹笛女也好,只要能吹出林神的调子,就有力量使人们欢欣鼓舞,凭着他们自己的那份神性,他们会指出我们中哪些人适宜加入神圣的秘仪。

苏格拉底,你和玛息阿只有一个差别,这就是,要具有同样的效果,你根本用不着乐器,甚至也不用诗歌,只需要讲几句话。此外,我们听别人讲话,无论他有多么雄辩,都不会太在乎他在说些什么。而当我们听你说话,或是听别人复述你的话,哪怕他们复述得很糟糕,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感到欢欣鼓舞,听得如醉如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先生们,要不是怕你们说我已经完全醉了,我可以向你们发誓,他的话语对我有过奇妙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起作用。一听他讲话,我就会陷入一种神圣的疯狂,比科里班忒还要厉害。我的心狂跳不止,眼泪会夺眶而出。噢,不仅是我,还有许多听众也是这样。

没错,我听过伯里克利和其他许多大演说家们的讲话,我承认他们非常雄辩,但他们对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影响。他们从来没有使我的灵魂动荡不宁,深感自己的卑微。而这位当今的玛

萨堤罗斯(Satyrus 是半人半羊的怪物 长有公羊的角、腿和尾巴 性好欢娱,沉于淫欲。

奥林普斯(Olympus)是希腊传说中的著名乐师。

息阿经常使我进入这样的状态,使我感到无法再按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苏格拉底,我这番话是你无法否认的——我确信如果我现在听他讲话,仍旧会有同样的感觉,根本无法避免。他迫使我承认,当我参与政治的时候,我忽略了自身的修养,而这些事情全都需要加以关注。所以我只能掩耳逃跑——你们知道他就像一名塞士——直到听不见为止,否则我怕会坐在那里听,一直坐到老。

还有一件事是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感受到的,这就是羞耻感,你们从我身上也看不到羞耻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苏格拉底能使我感到羞愧。当他对我说应当如何处世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然而一离开他,我还是不免逢迎世俗。我像一名逃跑的奴隶尽力躲避他,但一见他的面,我就会想起从前承认自己要做的事,于是就感到羞愧。有好几次我甚至乐意听到他已经死了,然而我知道,他若真的不在人世,我会感到更大的痛苦。所以我要问你们,我该如何对待这个人?

这就是这位林神用他的管笛对我产生的神奇影响。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比喻在其他方面也非常恰当,借此你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有多么神奇的力量。我敢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真正地了解他,而我现在就要揭示他的真面目。比如说,你们看,苏格拉底表面上对漂亮的人非常多情,经常围着他们转,向他们献殷勤,好像非常崇拜他们似的。你们再看,他经常喜欢装成完全无知的样子。这一点不活像西勒诺斯吗?当然很像。但你们看不到这只是他的外壳,就像我说过的那种小神像的外壳一样。但是,朋友们,酒友们,你们只有把他剖开,才能看到他内心里隐藏着那么多的节制和清醒,看到这些,你们会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们实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在意那一大堆美丽的东西,正好相反,你们实际上不知道他有多么藐视它们,以及大多数人羡慕的财富和各种荣誉。他不惜诅咒这些东西,也不惜咒骂我们这些人。对,我要告诉

你们,他一辈子都在玩弄他那种讥讽的把戏,对世人的行径暗暗发 笑。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在他严肃的时候把他的内心打开,看到里面隐藏的神像,但我曾经见过一次。我发现它们是那样的神圣,珍贵 优美 奇妙 使我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 ,一切服从他的意志。我曾经以为他对我的年轻美貌着了迷,于是相信自己交了好运,只要对他好一点儿,他就会把他所知道的都教给我。告诉你们,我对自己的吸引力确信不疑。我想定了以后,就不像从前那样带着一个随从去见苏格拉底,而是把那随从打发走了,独自一个人去。请记住,我必须把实情和盘托出,只有真相,没有谎言,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听。另外,如果我开始说谎,苏格拉底一定会制止我。

好吧,先生们,我去和他约会的时候只有我们俩在场。我心里指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情人们约会时说的甜言蜜语,我自己就喜欢这样做。可是我的指望落空了,他一句好话都没有。他只是和平常一样与我交谈,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他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于是我又邀他一起去体育场做运动,指望借此可以达到目的。你们信不信,我和他一起练习摔跤,没有旁人在场,可就是没做成那件事,一点进展都没有!我明白了,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收获,于是我想了又想,最后打定主意,大胆地对他发起正面进攻。因此,就像情人想要勾引爱人一样,我请他来吃晚饭。要想请到他也不容易,但最后他终于答应了。

第一次 他来吃了晚饭以后马上就要告辞 而我当时很害羞 没能拦住他。第二次 吃了晚饭以后 我不停地和他交谈 一直谈到半夜 他要走的时候 我以夜深为理由 强迫他留下过夜。就这样 他和我同榻而卧 就在吃晚饭的那个房间 没有别人 只有他和我。

到此为止,我说的这些事情可以讲给任何人听,我不会感到脸

红 但若格言中没有那句"酒后叶直言 小孩不撒谎"你们就不可 能听到后来发生的事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醉了。另外,我既然 已经开始颂扬苏格拉底,如果不把他待我的固执方式告诉你们,那 就不公平了。这你们是知道的,人们常说,一个人被蛇咬过之后, 不会把他的痛苦告诉别人,除非那个人也曾经被蛇咬过,因为只有 这样的人会对他表示同情,而没有被蛇咬过的人只会把他当作傻 瓜。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被比毒蛇还要厉害的东西咬了,我的 疼痛是最厉害的。我被咬的地方是我的心,把它叫做心灵或别的 什么也可以。咬我的东西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就像一条蝰蛇紧紧 咬住一颗年轻、能干的心灵 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全听它的支配。 先生们 现在我来看看在我周围有哪些人 斐德罗、阿伽松、厄律克 西马库、鲍萨尼亚、阿里司托得姆、阿里斯托芬 还有其他一些人 , 苏格拉底就不算了,你们每个人都品尝过这种哲学的迷狂和热情, 所以我不在乎把后来发生的事情讲出来,你们也会允许我这样做。 但是这些奴仆得把耳朵堵上,这些事要让其他人听到一定会用世 俗的或兽性的眼光来理解。

先生们,我就接着往下讲。当时灯熄了,仆人们退了下去。我 决定不再和苏格拉底拐弯抹角,直接把心中的念头告诉他。

所以我推了他一下 问道 苏格拉底 你睡着了吗? 他说 还没有。

我问道,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说道,我想只有你才配得上做我的情人,可是你好像很害羞,不肯向我提这件事。这是我的看法。我想,要是我不肯答应你这件事,那是很荒谬的,就好像拒绝把属于我或其他朋友的东西给你。为了使自己成为最优秀的人,我一直很热心交朋友,我认为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帮助我,因此,像你这样的聪明人要是对我有

要求,我肯定不会拒绝。如果说我过去曾经和哪个俗人相好过,那么我发现更难拒绝你这样的聪明人。

听了我的这番话,苏格拉底用他惯有的那副天真神气对我说,我亲爱的阿尔基比亚德,如果你说得没错,如果我确实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变好,那么我丝毫也不怀疑你的话意味深长。要是这样的话,你一定发现我有一种奇妙的美,而你那种美的吸引力则相形见绌。要是你想用你自己的美换取在我身上发现的美,那么你的打算很难实现。因为你这样做是在用美的相似物换取美本身,一就像狄奥墨德和格劳科斯①以铜换金。但是我的好伙伴,你一定要特别小心。你也许看错了,我实际上毫无价值。肉眼模糊的时候,心眼才会清晰起来。而我想,你的肉眼还清楚得很呢。

对此我答道,我说的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现在就请你来决定,怎样做对于我们俩才是最好的。

他说,你这样说倒是蛮合理的。我们哪天必须想想清楚,看怎么做对我们俩人最好,不光是这件事,还有别的事。

这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把箭射了出去,也以为已经射中了他。因此,我就爬了起来,不让他再有机会说一句话,就把我的大衣盖在他的身上,当时正是冬天,而我自己也就钻进他的破大衣下面,用胳膊搂着这个人,这个神奇的人,就这样躺了一夜——苏格拉底,对这件事你同样也无法否认。先生们,法官先生们,我这样称呼你们是希望你们对苏格拉底的傲慢进行审判,我的各种努力都只能引起他的鄙视,他对我感到自豪的美貌无动于衷,这种固执是对我的嘲笑和污辱。先生们,不管你们信不信,等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没有和苏格拉底睡过觉,你们知道睡觉的意思,他的行为就好像我的父亲或长兄。

我在那件事以后的心情你们可以猜想得到。我一方面感受到了他的鄙视,另一方面又敬仰他的性格与节制,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遇上如此有克制力的人。因此,我既不能惹恼他,和他断交,又没有办法可以引他上钩。我明白,用金钱来引诱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就好比想用长矛捕捉埃阿斯 ,我原来最有把握的一招已经失败了。所以我无计可施,只好完全服从他的意志,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你们一定知道,后来,我们俩都参加了波提狄亚战役,② 吃饭睡觉都在一起。一开始,他就以吃苦耐劳见长,不仅胜过我,而且胜过队里的其他人。每逢给养跟不上,这在战斗中是常有的事,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忍饥挨饿。供应很充足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吃得津津有味。尽管他本来不大爱喝酒,但要是强迫他喝,他的酒量比谁都大。最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喝醉过。我敢说,等今天的宴饮结束,他又有机会证明这一点。

还有,他过冬的方式也很令人吃惊,那个地方的冬天是很可怕的。有一次天气骤变 冰冻三尺 我们全在帐篷里呆着 不敢出去。如果要出去,我们全身穿得非常厚实,还在鞋上裹着毡子,但他照样出去行走,穿着他原来常穿的那件破大衣,赤着脚在冰上走,比我们穿鞋的人走得还要自在。有些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以为苏格拉底这样做是故意的,表现出对其他人的蔑视。

这件事就说到这里。现在我要提到另一件事,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这位勇敢的英雄还立过别的功劳。③ 有一天清晨 太

① 埃阿斯 Ajax) 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他的护身盾用七层牛皮做成,所以不怕长矛。

波提狄亚(Potidaea 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城邦 公元前 433 年兴兵反抗 雅典 经过两年苦战 被雅典征服。

荷马:《奥德赛》 第 4 卷 第 252 行。

阳还没升起,苏格拉底心里想着某个问题,就站在那里沉思,想不出答案来就不肯罢休。他就一直这样站着,到了中午的时候,士兵们看他这样都感到很惊讶,相互传话说,苏格拉底从天亮起就站在那里沉思。到了傍晚,有几个伊奥尼亚人吃过晚饭,把他们的铺席搬了出来,睡在露天里,想看他是否站着过夜,那个时候当然是夏天,睡在外面要凉快些。果然,他在那里一直站到天亮,直到太阳升起。他对着太阳做了祷告,然后就走开了。

我猜想你们可能希望知道他在战斗中的表现,我也认为你们 应该知道。在那次战斗结束后,我得了勋章,但你们要知道,是苏 格拉底救了我的命,就他一个人。我受了伤,但他不肯把我扔下, 而是背上我,连同盔甲和其他东西。苏格拉底,你是知道的,我后 来去找过将军,要他们把勋章发给你,你不能否认这件事,也不能 因此责备我。但是这些将军认为还是要把勋章授给我,这是因为 我的家族背景等原因,而你比他们更热心,说我比你更应当得勋 章。

先生们,你们也应当知道苏格拉底在雅典军队从代立昂①撤退时的表现。我当时是骑兵,而他在步兵队里服役。我们的人溃不成军,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与拉凯斯一起往后撤。我对他们大声喊道,不要怕,我会和你们在一起。这次相遇给了我一个观察苏格拉底的好机会,比在波提狄亚那一次的机会更加好,因为我骑着马,也就不那么害怕了。首先我注意到,他比拉凯斯要镇静得多;其次,阿里斯托芬,我要从你那里借用一句诗来形容苏格拉底走路的样子",昂首阔步斜目四顾'②就好像行走在雅典的大街

代立昂(Delium)是波埃提亚(Boeotia)的一个城市公元前 412年 波埃提亚人与雅典人在此交战,雅典人战败。

阿里斯托芬:《云》 第 362 行。

上。无论遇到的是朋友还是敌人 他都是那副'斜目四顾'的样子,叫人远远地看见他就知道他不好惹 要是撞上他 非有你好瞧的不可。就这样 他和拉凯斯安然脱险。因为 人们在战场上遇到这样神气十足的人一般都不敢冒犯,而碰上那些抱头鼠窜的人则会穷追不舍。

苏格拉底的事迹我们还可以说出许多,全都非常奇特。有些话当然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人 但在我看来 他绝对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现在找不到第二个,今后也不会有。你们提起伯拉西达或其他英雄 可以说他们就像阿喀琉斯 你们提起伯里克利 也可以把他比做涅斯托耳和安特诺尔。② 历史上有许多可以相互比照的例子 但你们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像苏格拉底 或者有他那样的思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找不到 在历史上你们也找不到 除非你们学我的样 不是拿他来与某个人比 而是把他比做西勒诺斯和萨堤罗斯 在思想方面也一样。

提起西勒诺斯 倒使我想起一开始忘了说的地方 我应当解释为什么他的论证也非常像那些可以从中间打开的西勒诺斯。任何人第一次听苏格拉底讲话 都会感到他的论证非常可笑 他把真理包裹在非常粗糙的外表中间,就像萨堤罗斯蒙着的那张丑陋的皮。他大谈特谈驴子、铁匠、鞋匠、皮匠 好像老是在重复 不习惯他那套方式的人不能够马上听懂,当然也就会把他的话当作胡说八道了。但若你们透过这些论证的外表 往里面看 就会发现它们骨子里全是道理 而且是世上仅有的真理 然后你们才会明白没有别的比他更像神明的人了。他的言论富有美德的意象,与高尚的目标

伯拉西达(Brasidas)是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的英雄,数次战胜雅典。 特洛伊战争中擅长辞令的谋臣,涅斯托耳(Nestor)属于希腊联军安特诺尔(Antenor)属于特洛伊方面。 密切相关。他的思想是那么独特,对那些寻求高尚目标的人帮助 最大。

先生们,你们已经听了我对苏格拉底的颂扬。当然,我也夹杂了一些埋怨,因为他对我的冷淡确实令人难以启齿。不过,我要说的是 受到这种冷遇的不止我一个 还有卡尔米德、欧绪德谟等人。他愚弄了他们,就好像他不是有爱情的人,而是一个被爱者似的。阿伽松,我把这些事告诉你是为了你好,从我们的不幸中你应该明白该找谁做情人,不要等到自己摔了跤才知道疼。

阿尔基比亚德说完后坐了下来,人们对他的坦白发出阵阵笑声,从他的坦率来看,他对苏格拉底实际上还未能忘情。苏格拉底说,我看你今天没醉,否则就不会用那么多精致的论证来掩盖你的本意,不过你最后还是露出了马脚。你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阿伽松和我的关系 这样一来 我作为爱你的人 他作为你爱的人 最后都只能属于你,不能属于别人。但你这套把戏欺瞒不了我,你在那里大谈特谈萨堤罗斯和西勒诺斯,而我早就看出你想要干什么了。阿伽松,我亲爱的,我希望他的诡计不会成功,也希望你能小心提防,别让其他人在我们中间插上一只脚。

阿伽松说,苏格拉底,我倾向于你。你还记得吧,阿尔基比亚 德跑到我们俩中间来坐着,就是想把我们隔开。他别想得太美了, 我现在就换位置,坐到你边上来。

苏格拉底说 行 你现在就坐过来。

阿尔基比亚德嚷道,噢,天哪,你们看我该怎么办!这个家伙 非把我排挤出去不可。苏格拉底,还是这样吧,至少让阿伽松坐在 我们俩中间。

苏格拉底说,不行,不能这样。你已经结束了对我的颂扬,现 在该轮到我颂扬坐在我右边的人。你瞧,如果他坐在你边上,那么 在我颂扬他之前,他就得开始颂扬我了。还是别难为他吧,放了 他,在我颂扬他的时候,你一定别妒忌,我确实马上就想开始。

阿伽松嚷道,哈哈,阿尔基比亚德,看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呆在 这里。如果换了位子就能听到苏格拉底对我的赞扬,我一定要换 位置。

阿尔基比亚德痛苦地说,哼,又像平常一样,只要苏格拉底在场,别人就没有机会接近美男子。你们瞧,他想要阿伽松挨着他坐,借口找得多么巧妙!

正当阿伽松站起身来,打算挪到苏格拉底边上去的时候,门口突然闯进来一大群欢宴者,有人走出去,所以门开着,那些人就走了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坐下就喝开了。大厅里的秩序一下子全乱了,文雅和体面都抛之脑后,大家互相劝酒,喝得昏天黑地。阿里司托得姆告诉我,这个时候厄律克西马库、斐德罗,还有其他一些人开始离去,而他自己在这个时候却睡着了。

当时是冬天,夜特别长,他睡了很久,直到天快亮听到鸡叫时才醒过来。他睁眼一看 其他客人睡的睡 走的走 只有阿伽松、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三人醒着。他们还在那里喝酒,一杯接一杯,从左到右地轮着。苏格拉底在和他们辩论,他们在争些什么阿里司托得姆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他没听到开头,醒来以后也仍旧迷迷糊糊。但他们争论的要旨是,苏格拉底迫使他们承认,同一个人既能写喜剧又能写悲剧,也就是说,悲剧诗人也可以是喜剧诗人。

但是,当苏格拉底的论证进入决定阶段的时候,其他两个人都已经跟不上他说的意思了。他们的头低垂下来,到天快亮的时候,阿里斯托芬先睡着了,然后阿伽松也跟着睡去。苏格拉底把他们安顿好,让他们睡得舒服一些,然后起身离去。当然了,有阿里司托得姆陪着他。在吕克昂洗了澡以后,他像平常那样度过了一天,到晚上才回家休息。